

活生黨克由治政後

# 活生黨治政

治政映反學活生由

半月來的政治生活

清代外交史上之觀見元首問題

台灣之行政制度

歐洲同盟會起發之經過（黨史資料）

想當年在德國（十六）

櫻花散記

九一八前日本陰謀之大暴露

涇川訪舊記

新生法國的前途

五月

康其祖活生黨治政

# 四川旅會行社

服務社會 便利旅客  
辦理運輸 穩當迅速

總社：林森路一四六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旅）

電話

經理室：四一六一二

運輸部：四一九七〇

公票處：四二四六九

# 半月來的政治生活

柏林行將被圍

上期刊曾在美第三軍迫近齊格菲防綫的時候，便推測希特勒「西牆」的崩潰，或許就在眼前，在這短短的一月裏，「西牆」果然迅速崩潰了，盟軍並且已渡過這道「天然防綫」的萊茵河。

渡過萊茵河正如橫越奧得河一樣，不是一件平凡的事體，我們要明瞭其中的困難，便得先了解它的地理形勢和軍事的配備，萊茵河起自瑞士邊境的阿爾卑斯山脈，流到拜爾地方，北轉，經過亞爾薩斯平原，一直向西北斜行，在荷蘭境內，流入北海，在它的西岸主要的城市有斯特拉斯堡，美因茲，科不林士，波昂，科隆，尼美根等地方，那兒正是盟軍爭奪最激烈的場所，也是德軍喪身和投降最方便的新

在。

軍事的配備是這樣的：我們先從北端談起：英第九軍和加第一軍担任荷境的防務，美第一軍對科隆作正面的進攻，美第三軍進擊科不林士和美因茲，美第七軍在薩爾區域担任對該區工業中心薩爾布魯根的進攻，法第一軍就在該城南面協助美第七軍的攻勢。

在北端的英加軍隊，僅有規模較小的進攻，主要的攻勢是由美第一三兩軍担任，自上月（二月）抄美第一軍渡過洛安河以後，本月（三月）一日又渡過埃爾爾特河，前鋒便伸展至科隆附近，五日美第一軍先頭部隊突入科隆，次日即將該城完全佔領。接着第一軍又分兵南下，八日攻入波昂，十日即將波昂完全攻克，同時第一



(南)

軍又在科隆以南的累馬根地方渡過萊茵河，建立了橋頭陣地，至二十二日橋頭陣地已擴大到二十四哩深，有十八哩，繼續渡河部隊約有三師，現正向沿萊茵河東岸的法蘭克福城挺進。

南翼的美第三軍在巴頓將軍統率下，同時並向摩塞爾河谷展大廣大的攻勢，自十月二十八日攻佔重要據點畢提堡後，即進薄德爾城，自此第三軍即分兩路出發，一路於十四日在科不林士西南渡摩塞爾河與美第一軍會師。另一路却南向配合美第七軍進攻薩爾防線，十七日美第三軍攻克科不林士，十八日攻入平根（科不林士東南三十哩）和克魯納奇（平根以南九哩），現已進薄萊茵河西岸的重要城市美因茲。更南的美第七軍已未肯落後，十四日在薩爾布林根附近的森林區發動了新的攻勢，戰線長達五十英里，廣即攻入薩爾盆

地，更因了美第三軍鉗形夾擊的配合，迫使德軍不得不狼狽撤退，現德軍在薩爾區一切有組織的抵抗已完全停止，其第七軍已於二十日佔薩爾布林根和茲威布魯克二城，號稱「西牆」的齊格菲防線是崩潰了，「天然防線」的萊茵河上，更深著德軍無數的橋樑，讓他們成千成萬的渡過，爭搶着進入柏林去。

至於東綫，德寇在東普魯士還有它殘餘的隊伍，在奧得河岸又掘了新的溝壕，要免餘德軍在東普魯士牽制，就得首先切斷波蘭走廊至但澤的交通綫，這條交通綫經過的地帶，便是所謂東波美拉尼亞的地區，蘇軍在羅科索夫斯基元帥領導之下，在上月抄以大量坦克衝入這地區，廣即佔領克魯爾斯堡，格海爾斯貝格等交通中心，九日，蘇軍已將但澤孤立陣地截為兩段，同時朱可夫元帥所部白俄羅斯第一戰綫北

翼的軍隊，又沿着奧得河下游推進，於八日到達斯德丁灣，現正向斯德丁猛烈進攻。在但澤與哥尼斯堡被圍的德軍，現正遭遇蘇軍砲火的轟擊，恐免不掉投降的命運。

新柏林最近的一支蘇軍，便是朱可夫元帥所率的部隊，七日向庫斯特林到法蘭克爾一線發動攻勢，結果楔入庫斯特林城，八日蘇軍即在該城西南渡過奧得河，攻達塞勞，這距離柏林二十六英里的一支軍隊，全世界的目光正注視着它。（純）

### 東京正在燃燒

東京正在燃燒，寇酋正在發急，這不單是爲了東京的「火舌沖霄」引起了一皇躬憂慮「從四面八方傳來的消息，也使小磯今日「決難安定」，（小磯二十一日對人民廣播），敗訊是太多了，硫磺島失陷，菲律賓的島嶼眼見一個一個的被美軍克復，瓦城失陷後，盟軍正一步一步的逼進

仰光，美艦不住的在日本內海巡行，隨時都可以在日本本土登陸，這怎不叫倭酋着急，它只有哀鳴慘叫，想來一個「緊急措置」，（倭內相大達茂雄二十日的聲明）挽回「帝國」的命運。

東京猛烈的轟炸，是從本月（三月）九日開始，出發的空中堡壘達三百餘架，投彈的數量是二千噸，炸彈的種類是新型的「凝焦汽油」燃燒彈，效果是市中心十七方哩成爲焦土，十一日美機又「如法炮製」了名古屋，十三日炸大阪，十七日炸神戶，十八日又炸名古屋及九州，二十日美航艦飛機一千四百架炸吳港及神戶，美機是有計劃的摧毀日本的工業中心和它的重要海港。

要明瞭了每一個地方被炸的情形，只要看倭寇自己招供東京被炸的榜樣便能知道：二十日東京廣播說：「數夜前東京遭

空襲時，因各種不利之情勢，燃燒彈所引起之焚燒，將東京一整區區域焚燬，第一批燃燒彈投下後，星斗皎潔之夜，立即變為通明，地面火舌沖霄，美超級空中堡壘以令人難以置信之低度，翱翔延燒區之上空，貴族院及衆議院上空，紅色烟雲瀰漫，金城若浴之旭日中，烟焰火星迸發，吾人於夜間思整個東京已化為灰燼，迄晨大部份燃燒區已受控制，僅街頭冒出青白烟，廢址尤在悶燒中，（倫敦二十日合衆電）這是多麼一幅生動的圖畫。

東京燃燒正烈，硫磺島之戰已近尾聲，本月（三月）十六日尼米茲元帥宣告，硫磺島的戰事已告結束，在這彈丸小島上，曾演了二十六日最激烈最慘酷的鬥爭。日寇雖以人類智力所能於一小島上構成之最堅強之防禦，且該島本身之自然構造，亦已造成極端堅強之軍事防禦」（尼米

茲語）但是美軍終能佔領硫磺島，這說明日寇竭盡了全力，尙且保不住彈丸小島，它更那能保衛這廣大的四國九州。

在菲律賓方面，日寇佔領的島嶼，眼看一個一個的失掉，自本月（三月）一日美軍登陸巴拉汪島以後，八日又登陸菲律賓的第二大島民答那峨，十三日即攻佔該島首府三寶壟並深入民島內陸，二十日美軍又登陸菲律賓的第六大島班乃島，二十一日即佔領該島首府怡朗，同時美軍又登陸薩摩亞島中之馬蘭諾尼島，這是美軍登陸的第二十六個島嶼。

如果說日寇的海軍沒用而陸軍尙足以自豪的話，那就今日緬甸的戰局看來，敵人的士氣益見消沉，我軍的鬥志却更有增無已，本月（三月）五日我第一軍渡南甯河成功後，即向騰茂推進，七日我軍佔領騰茂，該城被敵人強佔三十五個月以後

，今日得慶曙光，整個的滇緬路又重入我手。我軍第五師更向南推進，十七日佔領臘戍南四十五英里之西保，二十日並佔領臘戍西南二十五英里之南昂，現正向南繼續推進。

當我軍攻入臘戍之時，美軍正由伊姆發爾和阿恰石分路進圍瓦城，本月（三月）七日印軍第十九師即抵瓦城近郊，翌日英印軍俱突入瓦城市街，城內殘敵乃集結於瓦城東南端都佛林要隘頑抗，二十日午印軍攻入此要塞，盟軍遂完全解放瓦城，現戰事正在瓦城西南油田區進行，相信不久即會向仰光推進。

空中和大陸日寇是着着失敗，敵人的海軍也同時遭受嚴重的打擊，十九日密契爾中將指揮下的快速特種混合艦隊，即向泊於日本內海根據地之敵艦隊主力進功，毀敵主力艦及巡洋艦等十七艘，破壞其

飛機六百架，二十二日美艦隊已迫進沖繩，美海軍發言人二十日稱：「美海軍現正開始發動擊沉日本本土各軍港之日本艦隊之運動，日本艦隊因不敢出戰，故吾人現止予以搜索攻擊」。美新聞處華盛頓二十日電：「軍艦究竟比不了一隻小魚，看它往何處去藏匿。」

東京正在燃燒，海陸空的敗訊，又不斷傳來，發急的日會看他又來一個怎樣的「緊急措置」。（純）

#### 汎美合作成功

在三強舉行的克里米亞會議閉幕之後，不久便有汎美會議的召開。會議的地址是在墨京，會議的時間一共有十六日。（從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八日），出席會議的國家，有美洲各個國家，包括美國、墨西哥、巴拉圭等二十國在內，（阿根廷除外）。在軸心國家快要崩潰同盟國家正在

迎接勝利的時候，汎美會議的召開，自然是有助同盟國家勝利的爭取和今後局勢的安定。

我們知道汎美會議是有悠長的歷史，第一屆會議是在一八八八年由美國出爾召集在華盛頓舉行，在這次以前的一次會議是第十一屆會議，於是一九四二年在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舉行。汎美會議最初所討論的主要的課題，是偏重在商業方面，但自上次大戰以後，對於政治問題討論特多。此次大戰發生以後不及三週，巴拿馬總統即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召開泛美外長會議，會後曾發表中立宣言。一九四〇年軸心勢燄方熾，是年七月舉行了哈瓦那會議，通過保障西半球安全的議案。上次汎美會議，又加強了汎美的合作。從這一連串的事實看來，便可知汎美會議在這次戰爭裏，扮演著怎樣一個重要的角

色。

這次會議通過了五個重要的議案：（一）新聞及無線電之自由，美洲國家應保證其人民有自由與公平獲得消息之權利。（二）廢除種族歧視，美洲各國政府應竭力設法防止各個人間因種族及宗教自由而發生之歧視現象。（三）對於所不樂意之外僑，採取限制移民之措施，俾防止可能威脅西半球獨立完整及制度之外人入境。（四）婦女參加汎美活動。（五）凡美國及其他十九個美洲國家，遭受來自美洲內外之威脅時，如係必要，俱使用武力以保持美洲各國之獨立及領土完整，這便是所謂「沙普爾特派克」法案。此外，並通過關於願巴教橡樹計劃之建議案，對於未來的國際安全機構之組織，有極寶貴的貢獻。

這次汎美會議的成就，是異常的重大



。首先西半球的安全獲得保障，齊備的世界便有一半得享和平，以世界一半愛好和平的力量去推動另一半的世界，更加另一半世界裏一些愛好和平國家的力量，世界和平的獲得，並不是一樁難事。再次，這次通過的議案裏，包含有新開自由的保障，種族偏見的廢除，和婦女活動的提倡，這正是為世界的民主政治開下坦途，而限制對於可能威脅西半球獨立完整及偏見之外人入境，正是對於侵略者一個澈底的檢疫，最後，這次會議通過關於願已教計劃的建議案，說明了美洲國家參與世界

安全的意向，以汎美會議的精神輸入未來的舊金山會議，日後世界的合作，必可成功。

在這裏，我們還不能忘記美國在這次會議裏領導的成功，上月（二月）二十二日美代表斯退丁紐斯在大會演說了四項重要的原則：（一）睦隣政策與促進汎美之合作。（二）擊敗德日與消滅國社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三）實施大西洋憲章。（四）提高全世界人民之生活水準。這幾項原則不但是美洲的國家追求的，也是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的願望。（純）

美國佛吉尼亞州有一小學教員，在考試的時候，特別嚴格，要每一個學生，都在考試卷上，寫上從來沒有得到同學幫忙和幫忙同學的字樣，表示每一個人都沒有作弊。

其中有一試卷，上面寫着這樣幾個字：

「我從來在考試的時候，沒有不接尋人家的幫忙。上帝也曉得我絕對不會幫忙人家」。

## 清代外交史上之覲見元首問題

寄寒

晚清之季，各國羣起侵略我國，清廷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此固係由於各帝國主義之壓迫，然亦清廷之昏聩，顛預、糊塗，根本不明國際潮流，方予外人以提出各項要求之機會，各項不平等條約固係我國喪權部份，然亦可看出當時清廷之岐視外人，仇視外人，往往在應酬接待等小節上，強欲給人以不平等待遇，故吾人可在條約內發現外人要求禮節方面不平等待遇之各項條款，確係吾人不應忽視者。

遠在漢朝，即有大秦國安頓王派代表至洛陽朝見之記載，但攷據羅馬歷史，安頓王即羅馬皇帝安東尼，曾否派代表來華，未見史乘，此或係當時西洋商人冒充代表亦屬可能。

最早來華者係葡萄牙人，曾三次遣使

來華，但均未到達北京，以後始得覲見康熙、雍正、乾隆帝。使臣執禮甚恭，行三跨九叩禮，乾隆五十二年（西歷一七九二年）時英王遣使喬治瑪加內來華，瑪氏頗具幹才，自稱王使來祝萬壽，遵行禮節，迎合清政府之自太心理，故沿途官吏以禮待之，遣船送往北京，船中張大旗，上書「英使朝貢」。所謂朝貢即指邦代表朝見宗主國元首，小國事大國之禮節，實含有不平等之意思。瑪氏抵北京，適乾隆在熱河，於是又趕赴熱河。當時大臣等均主張令瑪氏行三跨九叩禮。瑪氏不允。幸乾隆思想較為開明，特許在狩獵時以覲見英皇之禮明見，（單腿下跪吻手為覲見英皇禮節，惟覲見乾隆時未吻手，蓋當時以為龍手不可輕易接近也）。乾隆待之亦頗會

瑪氏親見乾隆免除跪拜，實開滿清皇帝接見外使未有之先例。惟瑪氏提出公使駐京，設立商館等要求，則均遭拒絕，瑪氏毫無所獲。

當時使節親見皇帝須行三跪九叩之禮，實乃清廷妄自尊大，愚昧無知，殊屬可笑。鴉片戰後訂立江寧條約，英人除其他之要求外，在條約內並要求兩國文書，用平等款式，領事與清廷官吏來往，行平等禮。此種要求，正反映滿清政府之荒唐。至英法聯軍之役，結果訂立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可謂屈辱之極，亦可見當時滿清官吏之幼稚愚蠢矣。

公使駐京及內地遊歷，通商傳教等事為當時爭執較烈之問題。公使駐京，我國向無此例。且清廷並不知所謂國際慣例，故堅決反對。內地遊歷更非閉關自守主義所能容許。惟在外人壓迫之下，終有天津

條約之規定，允許英國派使駐節京城，當時桂良在條約文字上，簽下了一番工夫。據其自稱：各國公使可在京師或常行履往，或隨時來往。特別用「或」字，乃非

肯定之口吻，並無絕對之意義，在桂良看來煞費心機。此事在今日視之，乃一極平常之國際慣例事件。然在當時，咸豐竟欲將簽訂條約之桂良斬首，且拒絕批准，後以敵人兵船不退，人心惶惑，終於接受。惟關於公使駐京，咸豐仍用硃批規定：

- (一) 一切跪拜禮節仍須遵守中國制度。
- (二) 不得帶眷入京。在咸豐之意此無異清極之拒絕。當時清廷若干大臣，亦擁護咸豐主張。有史部尚書周祖培者，上奏陳述使節駐京有八大弊，其中二點為：(一) 久住京，凡有舉動，職層必知，既速且詳。(二) 建立高樓，用千里鏡窺測遠近，宮禁重地，園庭處所，盡為俯瞰。

一位順堂大臣，見解如此幼稚，可笑亦復可憐。

天津條約第三條規定英國使臣謁見中國皇帝准用歐西各國使臣謁見元首之禮。此種規定本係國際慣例，但咸豐卻認爲奇恥大辱，有意毀約，適值談判改訂關稅問題咸豐極願減低稅率，甚至免除關稅，以作外人放棄公使駐京，長江通商及內地航行等要求之交換條件。咸豐並遣慎格林沁設防通州。待英法聯軍二次進抵北京，咸豐逃往熱河。談判結果，不但重申原有條約之效力，同時增訂北京條約。大臣奏請鑾駕返京，而咸豐卻諭曰：「此次外人稱兵犯順，恭親王奔訴等與之議撫，雖已換約，然退兵後，各國尙有首領駐京者，且親遞國書一節，既未與彼等言明，難保不因胡回變再來曉舌，該大臣等奏請回鑾，係爲穩定人心起見，然只顧目前之虛名

而貽無窮之後患。溯擬本年暫緩回鑾，俟洋務大定，再將回鑾一切事宜辦理。」終咸豐之世，迄未回至北京而病死熱河。

同治繼位，以年幼，由慈禧太后聽政，外吏要求謁見，總理衙門答以皇上冲幼，太后聽政，不能照准。外使在京只能與總辦大臣相見，異常焦急。時值太平天國亂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功臣見重一時，彼等與外人接觸較久，對於入覲問題，均有較新之看法。但頑固派在當時之勢力仍大，如吳大澂等認爲入覲不跪，則普天下臣民必憤懣不平。同時奏曰：「外國定制尙無跪拜之禮，而我國定制從無不跪之臣。朝廷之禮乃列祖列宗所遺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專而私」。又曰：「恐此端一開，將來中外交涉事宜，稍有齟齬，洋人必復請召見，闖入宮門習以爲常，國體受辱，憂慮相忌」。朝臣紛議，同治

亦極猶豫。

一八八十二年（同治十一年）同治大婚，禮節多日，禮節隆重。按照國際慣例，各國使節可以觀禮，甚至各國並可以派遣特使前來道賀，然清廷則全相反，不僅未邀各國使節觀禮，且派人通知各使館，告其於良辰之日，不可在街上行走，並請各使通知在京外僑亦於此月勿外出，致各使大怒。

先是，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朝廷派記名海關道志剛，郎中孫家毅訪問西歐各國，後派崇厚至法國交涉。根據彼等回國報告，總理衙門決定覲見禮節，主張廢除跪拜，其理由如下：（一）西洋各國皆說冠拱手，立地行敬禮，並無叩頭。（二）外國使節為國家元首代表，所以須行平等禮，以尊國體。（三）外人之鞠躬，即為中國跪拜之禮，兩者實無區別，所以鞠躬

即彼國俯首立地而叩之禮，中國之跪拜即外人之鞠躬。最後議定覲見時，先免冠，再五鞠躬，蓋表示加倍尊重之意。

各使再三要求覲見，同治遂詔許各使呈遞國書，地點在紫光閣，紫光閣原係藩屬朝貢之處，清廷之所以如此，仍含有歧視之意。各使覲見前數日，適日本大使副島種臣因台灣事在京交涉，持有國書，亦請入覲。總理大臣以其國文之國欲其跪拜，副島拒絕，改為五揖，又不允，乃一律待遇五鞠躬，總理又請與其他各使一同入覲，副島自稱大使，反要求先見，辯論結果，總署讓步。

是年六月廿九日為各使入覲之期，日本大使副島種臣先至，英、法、俄、荷、比五公使繼至，會於北堂，由崇厚引入福華門，文祥出迎略進茶點，由大臣導至紫光閣之行轅等行見，七時開始御駕臨光

，先由西島禮臣入見，鞠躬為禮，置國書於黃桌上，由恭親王叩首以之上呈，下階接官讀勅語，大使再鞠躬而退。五國公使繼之進謁。俄使高斯朗誦法文頌辭，某館譯員譯出。五公使次第讀國書於黃桌上，由恭親王跪奏，宣使諭言僅十餘分鐘，可見禮送告完畢。各公使極不滿意，禮畢。總署官宴，各使不歡而別。俄副島大使留宴。歷年爭執之點見問題，至是始得實意，然清廷之愚昧殊屬可笑，清廷全史竟作如是之記載：

「英公使先頌國書，約二三語，即五體戰慄。帝曰『爾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辭答，皇帝又曰『汝等屢欲謁朕，其意安在？其速稟陳』。仍不能答，各使節次捧呈國書，有國書夫手落地者，有皇帝問而不能答者，總與恭親王同被命出，然恐懼之餘，雙足不能動。及至休息所，汗流

夾背，以致總署賜宴亦不能應。其後，恭親王語各使曰：『吾曾語爾等，謁見皇帝非可以兒戲視之，爾等不備，今果如何？吾中國人豈如爾外國人之輕若鷄羽者耶？』」

光緒初年，各使要求覲見，總署托故光緒年幼拒絕接見，會英使館譯員馬加里往雲南迎接探險隊，英武官及英譯員在途中為雲南土人殺害，英國公使威妥瑪在北京交涉無效，憤而離京。在津為李鴻章所挽留，繼續交涉。其間威氏要求覲見，李以太后垂簾聽政，非皇上親政可比，不能允許。至後簽訂烟台條約，關於入覲問題，亦往禮節問題，雖略提及而未規定，但在光緒親政前，未有外使覲見。

甲午戰後，清廷對外探險開明之政策，以平等之禮待各公使，總俄使要求入覲，乃於大殿見之，當時頑固派極力反對，

光緒廿四年並諭總理衙門  
 收集各國外交禮節，以作參攷，力圖改進  
 ，而戊戌政變，反動派勢力抬頭，前功棄  
 盡。

拳匪亂作，慈禧太后曾令各國使節於  
 二之內小時以內攜其家屬一律退出北京。  
 總理衙門大臣如許景澄等，曾力加諫阻，  
 反被賜死。於是更有德公使之被殺，教產之  
 被焚等慘劇連續發生，結果訂立辛丑和約  
 。和約內第十二條有兩點頗值注意：(一)  
 中國政府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  
 部。按總理衙門原採委員制，責任不明，  
 頗有推諉。改為現代化之行政機構，原係  
 理所當然之事，惟由外人以條約定之，殊  
 屬奇恥大辱，亦辛丑條約中最醜惡之條款  
 。此外各國並要求外務部排列於六部之首  
 ，如此方可提高各使之地位。(二)規定  
 各使謁見皇帝禮節使觀見元首，呈遞國書

之禮節，合乎國際慣例。

辛丑條約磋商之時，原由各國擬就條  
 約大綱，迫我國接受，不許更改一字，該  
 約大綱分門別類，由各公使分別擔任與中  
 國交涉。改革總理衙門及觀見元首事項係  
 由美國與日本公使担任。當時爭論最烈者  
 乃黃轎問題，各國使節要求呈遞國書時，  
 朝廷派黃轎迎接。惟黃轎在中國僅皇帝可  
 用，極為尊貴，當時我國交涉代表李鴻  
 章。而張之洞劉坤一等電李鴻章力阻黃  
 轎迎接，特讓在上驛院養馬數匹以代黃  
 轎，太后在西安亦請議軍機處不許接受。  
 李鴻章苦思焦慮，最後想出一個折衷方法  
 ，說明黃轎僅係皇帝乘用，如以黃轎迎接  
 使臣，則各國皇帝來華，將無適用之轎，  
 至此，各使節始允讓步，同意改用綠轎以  
 代黃轎。惟在綠轎頂上加黃繡，以示尊嚴  
 ，觀見地點不在紫光閣而在乾清宮，迎接

之轎抬進景運門下，改乘椅轎至乾清門，再步行入宮，使臣出入，須由大門。呈遞國書，須由皇帝親自接收，宴會須在正宮，並由皇帝陪同進餐，凡此種種，均於條約上明白規定。一九〇二年一月七日太后及帝由西安返京，即接見各國公使，太后並接見各使臣夫人，加以慰問。爭執已久之親見問題至此始告解決。

綜觀滿清一代之親見問題，由於清廷之愚昧，頑固，往往固執於注意親見問題

而忽略其他事項，此種時代之錯誤，本國革命爆發原因之一，民國成立後，總理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內，明確宣告：「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遵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受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之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必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義與我友邦盡增親睦，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此項偉大之宣言，不僅說明中國今後對外態度，亦即我國外交史上親見元首問題之解決與結束也。

法朗奇將軍，有一回到一兒童神經病院來參觀。他對一個兒童發問：「小

孩，你曉得我是誰嗎？」小孩笑嘻嘻地回答：「當然，我曉得我是誰。」法朗

奇有點生氣，跟著問：「你再看一看我。好吧！我是誰？」小孩看了很久，才

恍然大悟說：「對了，你是剛來這裏的！」



# 臺灣之行政制度

行政

臺灣之行政，係託於日皇所特任之台灣總督。一九一九年以前，總督一職，僅限於海陸軍將官，今則如總督領現職之將官，即兼任台灣軍司令長官。如係文官，得向司令長官要求使用軍隊以維持治安。其權限至為廣濶。除某種官吏之任至須經東京批准外，凡監督一切行政事務官吏，其權均操於總督一人，總督有權停止或撤消州知事之命令或行政對島上住民徵課以二百元以下罰金或一年以下之徒刑，不必經過法庭手續。總督府設總督官廳（即廳舍）內務局、文教局、財務局、拓務局、警務局、交通局、專賣局、中央研究所。總督受拓務大臣節制，關於財政及交通則與大藏大臣及遞信大臣負責。

黃朝琴譯

為諮詢人民之意見起見，於一九二一年創設台灣總督府評議會，由總督就總督府職員其他文武官員及富有學識經驗之士中選任為評議員，以代表民意。但文官高官，均為日人，其去職均惟總督之馬首是瞻。評議會計有會長副會長各一人，評議員四十名。會長由總督自兼，副會長由總督長官兼任，評議員任期二年，俱經總督之許可，得在任期終了前解職，此則關係總督官僚政治制度。台灣人民在日本帝國議會中並無代表，在本島亦無參加立法或行政機構代表團體。

在上述情況之下，總督地位非常顯要，然除兒玉一人在任八載外（自一八八八年二月至一九〇六年四月），歷任總督之平均任期僅及二年零一月，如此短促期間

，如何能使深知地方情形，蓋總督之任期關係隨東京之政治情況而變遷，初與台灣本島無礙也。

茲再詳論台灣地方政府之行政。全島分爲五州、三廳、五十郡及九市。廳之組成均在不甚開發之地區如台東花蓮港（在東方）及澎湖（澎湖羣島）是州之最要人物爲州知事，廳則爲廳長。其權力及地位與總督相埒，不過範圍較小耳。凡刑罰在二個月徒刑或七十元罰金以下者，均可自由判定，不必經過法庭。彼等可調請軍隊維持治安，且有監督全州或全廳各行政機關之權，此種行政機關，卽爲知事官房、內務局、總務局、稅務局、農業實驗場等。

日本帝國之官員，分爲三級——勅任（簡任），直接爲天皇任命，委任（薦任），經天皇之同意而任命，及聘任（委任

），任命不必經天皇之批准。在總督府中，則於一九三八年時，有簡任官員七人，薦任官員一百十九人，委任官員六百四十八人，而在各州各廳則共有簡任官員五人（卽州知事）薦任官員九十四人，委任官員一千五百二十三人。

如此衆多之高級官員盡屬日人，而在各都市中尙有數百人之多。低級位置則不僅爲以日人充任，華人亦被並用。然如世界年鑑，所示「以政治觀點而論，所有行政機關之職員，幾盡屬日人，以財政之觀點而論，則凡是皆在日本經濟範疇之內」。

自一九二〇年以來，每州、每廳，俱有二十人至四十人之一評議會，其中半數爲總督所派，半數爲都市協議會所選舉（用間接選舉法）州知事爲州協議會議長。治理各州政事之官員，其職務大抵爲警務

性質者及市尹街莊長亦並非選舉，而係為政府所委派。市或莊之協議會則有議員八人至四十人（視人口之多寡而定）半為政府所委派，半自選舉而來。其選民資格為年齡已達二十五歲之男性帝國臣民，且須能獨立之生活，繼續住居在各該地境至少滿六個月，而會付過市稅或莊稅（如房屋稅、地稅、或營業稅）至少要滿五元者。

由此以觀，其略具選舉之雛形者，僅在市與街莊之間而已，吾人前已言之，台灣之小地主所有者，大都為旱（畑）地，而其中多數所擁有者均不及一甲，但一甲旱地之土地稅不及五元，因此大多數地主，亦如所有佃戶及傭工一樣並無選舉權。吾人並無台灣之紀錄資料，惟證諸朝鮮，即可知用此手段足使當地全人口百分之二——日本人——佔選民之絕大多數也。市

尹雖半數之協議員既為政府所委派，市尹暨高級官吏既有權推翻協議會之決議，州協議會既屬間接委派或選舉而來，總督府評議會又是直接委派，吾人敢言經四十五年日本統治之後，台灣島民在該殖民地之政府中已無任何發言權，而日本人自身如公民身份者，亦無有權勢。該島僅為總督依賴軍隊與警察之助力以治理耳。

本書已屢次述及，台灣日用品之供應甚缺，較之日本本相懸殊。但台灣却有二項供應較優，則為警察是也。據一九三七年「大日本帝國年鑑」所載，爾在一九三七年，日本本土為一千零五十二人設警士一人，而在台灣則為五百八十人即設警士一人。該年鑑又謂台灣警察數目較教員數目為多——一九三七年警察有九千九百七十二人，而一九三六年各種教員之總數則僅為九千六百五十一人——同時在日本本

土則數員數目幾六倍於警察之數。又台灣之警察數目幾三倍於醫生之數目。

除經常警察力量之外，全島復有模仿中國舊時保甲制度之組織，以充警備。吾人已知島上華人在該島政府中並無發言權，但彼等却在保甲制度之名稱下，被充作警備人員之用，此種義務員人則一概豁免，凡華人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故一保計有一百戶，約有五百至六百人。至一九三八年底共有甲長五萬三千八百七十六人，保正五千六百四十八人。此項人員，都為各甲各保所選舉，但必經該管長官之同意。讀者須知，各保各甲之居民雖無權為自治政府選舉自己之代表，然却有權選舉彼等自己之警察。此蓋由於甲長保正之責任既重且苦，有時甚至頗為危險，抑且完全為無給職，而關於此項之用費，則由各保各甲之居民中徵稅以充之。故祇有此

較稍為優裕者始可充任是項工作，然彼等勉為其難，心中則雅不願焉。彼等由官警之指導，各就其所轄之羣衆中執行警務，如報告居戶數目，報告入境出境（如不遵報即嚴刑處罰）組織小隊追捕盜匪，預防瘟疫，修橋補路，撲滅鼠疫，徵收稅捐等。甲長如犯有罪過，或玩忽職務時，則彼將為首先應負責之人，但其所舉之小隊亦全體連帶負責。此種制度，究其設立之由來，則為日本政府曾一時竭盡心力，終無法綏靖全島，乃不得不以非常之計劃以維治安。但此制自濫觴以來，已達四十年，至今日適足為政府方面力量微弱之象徵，蓋此制顯示政府對於被征服已有數十年之民族，仍未能加以信任；且可顯示彼統治者，仍抱有非此制不足以維持島上治安致秩序之信心也。

教育

台島教育，大別為兩個時期，一為一九一九年以前，一為是年以後者。在一九一九年以前，政府之教育政策，以華人之關係，頗為優柔寡斷。蓋執政者初欲承認在日本帝國內之華人為另一單位，甚欲保存華人之風格。故不惜組織台灣習慣調查委員會調查中國之風俗習慣以資觀摩。嗣後此項政策承認失敗，一變而為誓必使全島居民日本化，以使彼等永為帝國之忠僕順民之政策。於是初等學堂乃變為使居民日本化之首要工具。在此之前，華人教育

完全被忽視，自此以後，學校用費激增，而學生數目亦年年遞加。但此並非謂關於教育一項，日人與華人得享受平等待遇，蓋欲使島民日本化，必須有智識之居民也。日語一科為工人、警察、保正辦事員等所必俱之智識，因彼等動為日本統治者工作之故。此亦並非謂有提高華人地位與日人相駕之意向。蓋執政者認為學校係將島民變為馴順、守法、苦幹之臣僕之最佳工具。下表所示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台島華人了解日語者數目之激增，殊可驚人。

台灣華人了解日語之數字表（根據戶口調查之紀錄）

	一九〇五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年
女子	四六九人	四、一九四人	一一、一六八人	七〇、七五〇人
男子	一〇、八〇一人	五〇、一四三人	八七、八九七人	二九四、六七七人
總計	一一、二七〇人	五五、三三七人	九九、〇六五人	三六五、四二七人

（參考）一九四〇年之國民年鑑第六六五頁。

上表由數字之激增殊足驚人。但實際上其結果仍難認為滿意。蓋截至一九三〇年日人統治此一蕞爾小島已有三十五年之久，而人民之諳日語者僅及百分之十一——按照戶籍登記錄員所需諳解日語人數增進之程度甚為微弱。

初等學校學生數之激增可於下表見之：

台灣之小學校

學校數	教員數	學生數	學齡兒童佔學生數之百分比	畢業生
		以千人為單位		以千人為單位
一九三五年	七八一	六、二五五	三七三、九	四一、五
一九三六年	七八三	六、六五九	四〇七、六	四三、八
一九三七年	七八九	七、二三九	五五〇、〇	四六、七
一九三八年	七九六	七、八八八	五〇五、〇	四九、八
一九三九年	八一二	八、七一八	五五七、一	五九、〇

上表數字根據「台灣事情」(Taiwanjijo)。

觀上表可知在五年之內小學學生數由三七三、九千增至五五七、一千。中國學齡兒童自八至十四歲約有半數，現已都入小學。此增加數字，半由於各學校之吸收新生，半由於各學校將學程由四年延長至六年之故。雖然，按事實而言，此六年之學程並不為長，蓋在此時期中小學生必兼通華字數千與熟讀一種外國語無異，而大半教師對於彼等均係外國人也。上項統計數字並不包括日本兒童之學校在內。在

想上，台灣應一切平等，應無為日人而設之特殊學校，但確有用日語教授之學校在焉。中國學生如經州知事之許可，即不諳日語者亦得入此類學校肄業，然後此種許可固非出自樂願也。中國低級官員之為父母者，多欲其兒女進入日本學校，藉可熟諳統治者之語言文字，而乘機求得高等辦廳之職位，可鄙亦復可憐。但在一九三六年此類學校計四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中，僅有二千九百七十五人為華人。同時關於日本學生則復有一重要可注意之事實，蓋在一九三八年中國學齡兒童僅有百分之五十在校，而於一九三六年日本之學齡兒童則已有百分之九九、四入校讀書矣。

日本兒童與中國兒童各在其本校攻讀，究竟所受教育是否同樣，則可由下述事實而推知之。在一九三六年日童學校教師之每月待遇，男性最高為八十二元，女

性最高為七十元；男性最低為四十元，女性最低為三十元。但在公立學校即為華人所讀之學校中，則最高待遇為五十元，最低者僅為十元。此項差別，並不專以國籍不同而異，公立學校大多數教師為日本人，蓋以教師之才能之高下而別也。一九三六年日本學校每一學生之費用，平均計算，計兩倍於中國學校之每一學生。

中等學校及大學校之學生人數，尤足為任何教育制度更進一步之試驗。吾人前已言過，在現代情況下，即在殖民地中，知書識字亦為必要。但對於殖民地大眾人民施行中等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則又為一不同之主題。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台灣中等學校中有日本男生五千一百二十五人，中國男生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讀者當會記憶島上華人數目為二十倍於日人，而兒童數目比例之差異則更為鉅大。在女

于中等學校中情形，則或且更不利於華人。蓋據一九三九年之調查，日本女學生五千三百十二人，為中國女生則僅二千五百四十一人。至專門學校之情形亦復相若，在工業學校中，有日本男生九百六十三人，而中國男生僅四百六十人，在商業學校中，有日本男生一千七百九十一人，而中國男生則僅七百二十四人。農業學校則最

特例外，然亦有日本學生五百八十八人對中國學生一千四百二十六人之數，而島上中國居民之數至少三百倍於日人。吾人試舉一九三六年之事實為例，即可知台灣青年固有熱心就學志嚮，蓋是年申請入中等

學校，共有五千五百七十六人，而允准入學者，僅一千六百二十二（佔申請人數目百分之廿九，一）其中大半係日人。一九三六年師範學校中，有日本學生九百八十五人，中國學生則僅有三百八十四人也。此項師範學校即為造就華人學校之師資而設。

苟論及台灣之公共財政時，須知在台北之一全島僅有大學一之支出，並不能認為係純為中國居民之教育而支出之。在一九三九年有一百九十二名日本學生與九十名中國學生在此一大學內肄業。

台灣各種學校學籍登記人數表 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之調查

自小學至專科	小學校學生數	中等學校專科中等學	師範學校	大學校
學校及齡之青年		學生數	學生數	學生數
(自八歲至廿二歲)				
★2030.060	★557.185	6,658	2,610	384
人				90



日人

88,000

3,343

985 192

每一千個及齡學生中之入學籍人數比較表

小學校	中等學校	專科中等學	師範學校	大學校
學生數	學生數	校學生數	學生數	學生數
華人 278	3,3	1,3	0,2	0,05
日人 500	118	38	11	2

★近似數

上述所載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學生數目，或可認為不甚完全，因其中並不包括該島居民之在日本本土就學者在內也。彼等寧願設法遣其子女至日本帝國之中心就學，亦屬理之當然。吾人知多數日人，雖自台灣回日本就學，其數目或且超過在本島就學者之數，惜無統計可查。然台島華人之就學於日本本土之專科學校及大學者，則有完善之統計可攷。在一九三六年，有一千一百十三名中國學生，由台至日，分別入各式中等學校就學，又有九百五十

二人，就學於專科學校及大學校內。此中計習法律者二〇四人，醫學者五〇七人，文學者二十七人，政治學及經濟學者六十六人，商科者七十一人，音樂者三人，藝術者七人，宗教者六人，軍事者十二人，體育者三人，其他科目者四五人，總數為九五二人。

上項數字，反映就學者對於其將來謀生機會之觀點。在台灣大學之同樣數字，則並不如此合乎教育原理，因學者之選擇科目受有限制，而日人則可自由就其將來

之計劃而選科，大多數學生所選科目，多趨向於自由職業，如法律醫學等。彼等蓋早知在台灣之其他出路已多被關閉。上項數字，復可顯示即將就學日本本土之學生數目，包括在台灣大中學生數目之內的

在日本及在台灣之圖書館（一九三六年）

圖書館數目	書	藉	冊	數	閱	讀	人	數
日本	四、七三〇	一二、六四七、九七三	二四、一二四、三四四	〇、三四				
台灣	八六	三六九、九六一	八八六、〇八四	〇、一六				

按各該人口每年閱書人數之比率

（參考）上表數字係根據「大日本帝國年鑑」所載。

在日本之圖書館中，讀者並不常往。平均每三人中僅有一人每年一度入館閱讀。但在台灣則六人中僅一人如是耳。荷吾人退思在一含有六百萬居民之國家中，僅設置圖書館八十六處，則對於上述情況自將不驚訝，蓋圖書館之設置，僅在日人聚居之城市中耳。

實質上亦無甚出入也。

吾人簡述台灣之其他文化組織。

下列一表係示在日本及在台灣之圖書館之紀錄。

一九三七年在日本有劇院三二，三五八所，電影九四，八五三所（臨時者亦包括在內）在台灣則僅有劇院一二〇所，電影院一九所。

茲再記述另一重要之文化運動——報紙。台灣新聞紙非總督之核准不得印行，而總督早已樹一慣例，即僅准一市一報。

，故截至一九三二年，全島僅有四種報紙，盡係日文，間有一行一欄之中文而已。在一九三七年批准第五種報紙在高雄發行。在臺灣五百華人中竟無一自辦之報紙。一九三二年曾許可一中國文週報。譯者註：即臺灣民報係譯者黃朝琴及黃呈聰於一九二三年在東京所創辦，以白話文宣傳祖國文化，為復興民族意識之光鋒。改為日刊由東京灣台北發行，以是日日本佔台灣後，此係華人首次得讀自己之報紙，即台灣新民報。然其壽命甚為短促。至一九三七年當局認為台民都已深諳日語，對於使島民日本化之一舉絕無阻滯。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所有日文中報紙均登載一通告，謂四月一日後（中文報自六月一日後）各報停止發行中文行欄。所有關於報紙之報道，採自一九三九年之「日本新聞年鑑」第一四三至一四五頁。同年之世界

年鑑亦確證之。故自一九三七年後，五百五十萬華人雖是其中之大多數仍不識日文。竟不能讀到一張本國文字報紙。

日人柳井原唯雄曾於一九二九年之著述中，欲求知關於台灣與朝鮮不同之點，時台灣尚無中文報紙發行（在朝鮮則朝鮮文報紙與日文報紙同樣發行）。彼認為其故由於朝鮮先係一獨立國，日本為尊重世界公意，故准朝鮮發行其本國文之報紙，而台灣則先係中國屬土，故日本無須為世界公意而有所讓步。然吾人相信彼之解釋不甚適當。蓋日本政府對於世界公意甚少顧忌，例如一九一九年以殘酷手段壓服朝鮮之民族運動，既屬同樣朝鮮人民，何此獨不顧世界公意？且其解釋，亦太平易，須知朝鮮係為其執政者和平出賣於日本，而同時其人民亦甘願其祖國之被出賣，至台灣人民則並未承認其故土之出讓於日本

吾人尤須知出讓台灣之舉，並未在台灣本土行之，而因在海面完成者，蓋當時清政府代表約日本全權在海面舉行讓渡台灣之手續，因台灣正在混亂狀態之中也。台灣島民既為政府遺棄軍人出賣之後，尙繼續掙扎至數年之久。台灣卒為日本陸軍所征服。日人在彼處所施之政體，係軍人政治，即至今日除略有變更之外，仍係軍人政治。台灣政府對於華人不加信任，偵探

恆隨於後，且常恐有任何非自總督府令行之運動出現。壓製中國文化與強迫日化島民二事，在台灣政府看來，認為係使島民轉為帝國忠僕之無上法門。

台灣各種合作社之躍起，可為華人組織與經營成就事業之才德之良好證明。關於下表可見台灣合作運動之活躍：

台灣之合作運動

各式合作社	合作社員	已付之資本以千元為單位
一九一三年	一八	二、七六〇
一九一八年	一七一	七〇、四二八
一九三〇年	四〇七	二六五、二四八
一九三五年	四六二	三四二、一二三
		一五、二五〇

合作

在一九三六年都市合作已有存款二千零七十萬元，鄉村合作已有六千四百三十萬元。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前者已達三千六百四十萬元後者已達一萬二千二百七十萬元。此實足堪注意者，蓋華人所發展之合作事業，絕鮮受日人或日本各合作協會之協助，按在臺灣華人合作事業活動之過程中，因有不少日本友人或社團予以同情，予以協助，甚至不惜犧牲者，殊足稱道，然對於彼等政府所規定之制度固無法變更之。且在發表之過程中，曾受該島政府之種種阻礙也。凡經營管理合作事業之人員，均須經台灣政府之同意，故非所願之分子均可被摒，各合作之活動分子常遭拘捕與拘禁，總之欲為合作運動造成一強有力之中心團體之過程中，曾受有種種之阻撓。但島民不顧一切卒於立一堅壁而有用之組織殊足欽敬。

自戰事爆發，台灣政府對於監督管理，變本加厲，竟將合作事業改為官僚政體之機械，與前述之保甲如出一轍。農民合作本為該島合作運動之骨幹，現則變為徵集穀米及其他農產並以之轉運政府之機構。依據其公布之定量分配，以台北州為例，農民每日所得僅二合至二合半之食米（合〇、六磅至〇、七五磅）。此配置與農民實際所需者大為低減，故農民皆不願讓棄彼等之剩餘。而合作機關遂變為徵集稻穀及其他農產品之機構矣。島民合作事業之組織，實為備有之類似獨立國家所存在之機構，今則一變而日本軍事機器之一輪齒矣。

#### 衛生事務

凡為日本政府主辦發行之書籍論文，莫不盡量描述臺灣政府對於辦理居民之衛生有顯著之成就，且謂無疑地此項增進自

一八九六以後發已實現——醫不如農者。特四國居民之健康，就其為瘟疫病之出現則殊為奇特矣。臺灣現有日本居民三十萬。吾人為比較起見，首先將臺灣及日本所人，彼等之健康，至某種重要程度時，全有各項基本指數列表如下：

一九三六年在日本及台灣之醫師、牙醫等之數目表

日本	一九三六年	醫師	牙醫	藥劑師	護士	助產婦
日本	一九三六年	61,709	23,072	28,156	124,402	61,732
臺灣	一九三六年	1,834	402	130	.....	1,744
臺灣	一九三八年	1,988	407	213	170	1,755

每一萬人民中

日本	醫師	牙醫	藥劑師	護士	助產婦
日本	八、八	三、一	四、〇	一七、七	八、八
臺灣	三、四	〇、七	〇、三	〇、三	三、二

右表數字根據「大日本帝國年鑑」及「臺灣事情」。

在教育一章中已指明台灣之中國專科。是台灣之產育率較日本高一倍有半所需之學生恆顯攻讀醫學，因此一職業較其他者。助產婦似應較多。再觀上表內日本與台灣之各該基本數字而比較之，牙醫則四倍之，藥劑師則十三倍之。故此類及其他許多，引而在日本每一萬人中之就醫師業者，仍。可以引證之數字，足以顯示關於衛生事業。較在台灣有二倍半之多。助產婦亦然，確

諸本當數倍於台灣。而實際情況或且較提示之數字更劣，蓋醫院之設備較乏，而醫師則全賴現成配就之藥品，此種藥品，係為六千六百左右之藥房及六千七百左右之販賣人所出售者。

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本每一千居民中所發現之痢疾起數約二十二倍於臺灣，傷寒兩倍之，副傷寒九倍之，猩紅熱十七倍喉症三倍之，精神病則二十一倍之。但此並非謂台灣為一特別衛生感所以供居住者。在台灣每千人中患疫症之起數固較日本為多，不過不往登記耳，蓋大多數民衆力不足出醫費，至醫院則無論矣。根據官方記錄，吾人可舉一例，如該島每年由十萬至十萬零八百起之死亡，至少九千起為肺癆病，此數或許尚須更多，因是否每起死亡必往登記，殊可懷疑也。依據官方估計，患肺癆病者之數目為八萬至九萬人，但

全島肺病醫院內祇有病床一百五十具。除肺病外，該島又恆為沙眼，腸結核，花柳病，癩病，瘡疾所乘。關於沙眼，腸結核二者據官方報告蔓延最廣。至花柳病則來自公私娼間。在日人履台島以前，人皆不知娼妓為何物。據一九三八年警察當局調查公娼結果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二人中，竟有百分之四。二六染有花柳病，（據官方報告在日本僅有百分之二。一五染有花柳病）除公娼（彼等對於國庫亦有供獻之力）外，尚有無量數之私娼時為警察所逮捕。在一九三八年中一千餘私娼曾經檢驗，竟有百分之三一〇六染有花柳病。公私娼間染病比率之差異，極易解說，蓋染病公娼之不醫治愈者多已淪為私娼矣。

依據一九三〇年之警察調查，全島其時有一千零八十四人患有癩病，但實際數目自當較大。（一九三七年朝鮮有患癩病

者，初發者並未包括在內，計有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六人，或許亦屬低估之數。此項病者係七百至八百人使之隔離。

臺灣在早初為英國商業領域時，吸食鴉片之風盛行一時，世人詆之。然自日人轄台後，竟決用領照吸烟之法。其已染癮癖者，繳費給照准其繼續吸烟，但不准新吸者領照。一八九八年已有九萬五千四百四十九癮君子領有執照。然數年之後，經人編加估量，實已增至十六萬五千七百五十二人。至一九〇八年照吸者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一人，一九二六年有三萬一千四百三十四人，據云大多數俱已超過五十五歲。然至一九三八年仍有吸鴉片者一萬零七百八十八人生存於世。當一九〇六年時領照吸烟者，至少有十三萬人，所購鴉片價值達四百三十九萬五千四百九十七日元

；一九三八年吸烟者僅一萬零七百八十八人，所購鴉片價值達一百八十六萬三千零六十三日元。其故蓋由於一九〇六年時政府出售鴉片每公升僅二十三元而至一九三八年則每公升已達一百二十日元，幾達五倍矣。如此提高鴉片價格以裕國庫，雖於國家財政有利，然彼等癮君子，則已不幸而轉吸嗎啡，海洛茵之類，因其價值較賤也。

### 宗教

日人缺乏傳教精神之說頗為廣溥，然實錯誤，且羣謂惟因如此，故臺灣島民最少在宗教立場上，得仍依附其祖先之信仰。殊不知日人固有其傳佈信仰之社會，教會，以及其他精神戰勝之工具，不過其結果不甚足以奮勵耳。



臺灣日本教派及教堂之信徒○目表

各種佛教宗派（包括日蓮曹桐宗等）

日人  
華人

七三、五〇四

二七、三九八

神道及其他教堂

佛 教 堂

一八、一五九

四〇、〇二五

一三、〇二四

一七、〇〇八

（註）

（1）純粹神道教之信徒，華人僅有五人，日人則有五百七十三人。

（2）佛教堂一欄數目，並未包括中國佛教信徒在內。

上表數字足示日人傳教之功，並無顯

著之處。然該島華人之信基督教長老會者有四萬一千七百零八人，信天主教者有七千三百九十九人，該二教會並無國家之組織在後，相形之下，更見日人傳教力量之微弱矣。惟現在日本以重大壓力加之於外國基督教會，台灣之基督教傳教工作，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

政治活動

讀本書敘述臺灣歷史之一章，已知日人之領有該島，並非得自馬關條約，而實係由之於征服者。征戰共歷七年之久，日

人約至一九〇二年始認靖亂是島。然至一九〇七年，北埔專變復行爆發，其直接原因

則為三井財閥掠奪農民之土地而發，至一九一二年，林圯埔專變，又因關於三義財閥砍伐竹林事件而爆發，至一九一五年在苗栗復有一新起之叛變。所有以上各役，悉被政府所壓平。凡此種種以及其他自然發生之叛亂，其情報雖為政府所扣留，然日人極目之為舊式之叛變，僅以較新之運動視之，即遣人以現代之教育與思想為利導之是也。其第一次是項運動，係為日人板垣伯爵所引導，彼於一九一四年十

一月間臺組織同化會。彼之目的並非革命，蓋欲觀島上為日人所同化之華人耳。然彼已了解島上華人不受同等待遇不給以同等之教育機會，則同化將不會實現。惟此種思想在總督府看來至為危險，故於一九一五年二月即弭平之。另一對於島上華人政治良心復活之刺激，則為中國富商林獻堂呈請臺灣政府准其在臺中開設一私立中學專收華人之事。此一思想對於日人方面，顯屬奇特而激烈，日人且認此一申請將為島上政治發展之一重要步驟。在一九一八年華人自臺至東京留學者組織啓發會（原書誤為同盟會）此一組織之最初目的係在實行廢除臺灣之殘苛酷法。至一九一九年該組織開始發行月刊「臺灣青年」，數年之後改為週刊。（即臺灣民報）當時該會欲將此刊物移至臺灣發行，本歸失敗，惟此一利器則已成為教育

運動之穿心針，且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之所謂自由年間，此一刊物居然達到移臺發行改為日刊（即臺灣新民報）之目的，不過曇花一現，其逆運早於前章述及矣。

世界大戰帶來了政治動盪。林獻堂與其他許多華人，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呈請帝國議會准其在臺灣設置議院及某種內政章程。帝國議會對於此次及以後之各項呈請均置不理，而一面總督府於一九二三年其制止此種運動起見，搜捕至數百人之多。

一九二二年，林獻堂、蔡培火（一九二三年，被補蔣渭水以及其他各人，組織臺灣文化協會，未幾即變為中和份子愛國運動之中心。然至一九二六年馬克斯主義黨首大野田中理，此係華人二十人所組織之台灣無產青年會。自此以後政治活動分為兩支，一為中和派以文化協會為中心，且堅強代表台灣農工組合；一為富有革命

性之馬克斯主義組織與台灣工友總聯盟有緊切之聯繫，據報工友總聯盟於一九二八年已有會員六千三百六十七人，且已組成數次有成果之罷工運動。然自一九二八年後，鎮壓與逮捕之新時期復行開始，華人之組織，相繼一一犧牲。馬克斯主義黨當然首先消滅。至一九三一年，台灣工友總聯盟即被解散。最後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即最為中和之右翼組織亦歸淹化，蓋組織藉口以改革地方政府為目的，而地方政府則謂此項改革業已實現，以是該組織無庸存在矣。

雖然非謂所有政治活動俱已根除；彼等仍作地下活動，且仍繼續掙扎，惟之驅迫，即對於中和組織亦較前更為激烈。至一九三一年台人在上海將臺灣青年黨改組為反帝國主義聯盟。該聯盟與臺灣有密切關係，時在臺之黨人恆為警察所包圍監視

矣。

臺灣黨人之繼續掙扎，可於重慶發佈之公書中見之，下係該公告之一節：「此間對於台灣革命黨組織聯合陣線成立會與革命同盟一舉，覺有極大意義。革命黨之聯合，係在新組織所發行之機關報『臺灣先鋒』創刊號上發佈」。

上項同盟係臺灣獨立革命黨，台灣革命聯盟及其他諸多臺灣革命小團體所組成，在臺灣全島，在中國及外國，大事活動。「自中日戰爭爆發，臺灣革命分子已在島上發動多次暴動。日艦被炸，汽油被焚，鐵路亦被毀」。(見一九四〇年九月號「今日之中國」第十九頁)

吾人固無庸設法以官方來源證實上項之報道，蓋日本當局即在戰前，對於臺灣之民族運動亦諱莫如深。惟彼熟知在臺灣人之地位者，固不至以此等消息而盡棄其

異也。

臺灣革命同盟之簡捷目的規定如下：

- (一) 破壞臺灣生產及交通。
- (二) 加強臺灣阿里山反日游擊隊之力量。
- (三) 組織志願團體以備在中國作抗日戰爭。

- (四) 組織工人，市政人員及學生之罷工。
- (五) 廣佈反戰及反法西斯宣傳。
- (六) 聯合所有臺灣之革命組織。(見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臺灣先鋒」第三十一頁)

美國因房屋缺乏，有一家公寓，外面貼了一張通告說：

「現有私人寄宿的牀位出租，時間為每日早七時至中午十二時」。

一個人把應吃的東西，少吃一半，把應睡的時間，多睡一倍，把應渴的水，多渴三倍，把應笑的地方，多笑四次，這個人一定可以長生不老。

英國名作家，狄更斯，睡時必須頭北脚南，順着磁流方向，方能熟睡。

## 歐洲同盟會發起之經過

周澤春

西歷一九〇四年，即清光緒甲辰冬季，逸仙先生抵倫敦，留德同學朱和中，接留比賀之才通知後，即以此事轉知賓步程周澤春劉家佺錢會東等。同時朱和中周澤春亦接劉成禺自舊金山通知。孫先生來歐之消息，並囑接濟旅費。余等均甚興奮，以為平日頗欲晤面之實行革命家，此時得晤於海外，幸願何極！乃各出馬克五六百元，交由同學朱和中代表赴比，與同學等會商迎送。光生轉道來德。

先是湖北自張文襄興學以來，革命種子，已密佈各校。時吳祿貞，（辛亥殺袁世凱暗殺於石家莊）歸自日本，執教鞭於鄂中各校，每於星期日清晨，即約同府之同學（吾等屬湖北德安府）聚會於花園山之寓廬，倡言革命，並圖傳播革命思潮於

各界，而同學唐彥丁紹級胡澤等皆參與此聚會者也。花園山原有鄂省革命之秘密機關，余等遂因錢會東江之靈等漸與各學之革命份子相識，主張凡各縣之秀才或士子來武昌考學校者，多勸其入營當兵，以為將來發動革命之基礎。如魏定國張朗村涂鉅卿劉家運劉靜安等，皆以秀才而入營當兵隊，迨癸卯甲辰之際，鄂中清吏以學生倡言革命，勢力日增，甚陰忌之。乃選拔其英敏者派赴東西洋留學，以爲釜底抽薪之計，爰派胡秉柯賀之才石瑛湯燕銘唐彥魏宸祖齊藩昌等赴法比留學，派朱和中賓步程劉家佺錢會東周澤春等赴德留學。當起程之光，吳祿貞分別告周澤春與朱和中曰：君等遠赴西歐有一血性友人不可不爲君等介紹此人即現主編大同日報於舊金

山之割或易也。此後君等可互通消息、將來於國家事不無裨益。此即朱和中周澤春等接納或具報告 孫逸仙抵歐之由來。

(一) 籌商組織

當余等赴歐時，同舟共濟者，有留英法德比諸同學約數十人。及抵柏林，除使館學生二三人外，湖北江南所派學生約三十人。爾時學生中流品不齊，視革命為大逆不道者，仍所在多有，故當時結納革命同志，須嚴密審慎，以察其究竟。會朱和中由此返德，即與賓步程劉家任周澤春等漸洩此事於留德同學中。其富有革命思潮者，皆熱心接談，希冀先生來德一行，共商國是。

先生於乙巳春抵柏林，由賓步程朱和中及周澤春負責招待之責，以朱為先生下榻處，以賓寓為同人聚會所同學中間風而至者，皆分別介紹與先生接談，以規

其志之所向。

時有一事頗堪記述，足見先生徵求同志，愛才若渴。有同學某德潤者，官名利思極而人甚精明，余與朱和中事尤曾屢探其有無革命志向，但伊僅為門面語，總不作決定之表示。及先生來柏林，余與朱和中隨先生至馬寓數次，冀能引為同志。但伊百般推諉，未肯加入同盟，卒以志趣不同，行跡有異，讓成後日割。先生革囊，盜約聯盟之舉。又同部潘季生，南京駐防旗人，當時留學界中滿漢之界甚深，潘由朱和中介紹，聆先生之言論豐采，即委身入革命同盟，雖個人之意志，早定於平日，而先生之虛心下士，標明主義，能將駐防旗人鼓勵以革滿清之命，其汲引同志之力，實所罕觀。

(二) 研求主義

先生來歐之光，當然挾其研究有素而

已確定之主義，以灌輸於留學界之腦海。但當時留學界之倡言革命者，大多以排滿為口頭禪，至於應如何主義，主觀應如何研究，則鮮有計及者。先生在柏林，隨時以標明三民主義為徵求同志之先決問題，同人等課餘求見或定期集會者，必提出主義相繼討論，使人有遵奉之節。繼而分析五權之真諦，謂監察考試二權，為周秦以降特殊之良法，可使中國之政治備臻完善，想歐美現行制度而上之，且以發孟德斯鳩思想之所不及。俾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獲施行之助力，而收完全效果。並謂歐美各國，各有不同政黨，而各黨必有其特立之黨綱，標明其主義，以為同黨擁護之準的。故凡一國政治之隆頡，咸視其黨務之盛衰。而一黨之興廢，恆依其所抱主義以為定。其主義正大有福利於民者，其黨必興，而國家與民族亦獲享天賦之人

權。如此反覆推論，不厭求詳，務使三民主義，灌輸於同人腦際而後已。歸華後曾東，對於平均地權，（民生主義）謂難於實行，屢多次辯論，仍未盡瞭然於心，故伊之盟約，始終未嘗「平均地權」一語，而先生亦勉為牽就，聽其自然，俾此事之全局克抵于成。

### （三）成立同盟

先生在柏林約居旬日，余與宋和中自畫則導遊名勝古蹟，夜晚則約集同人於賓步聖寓，討論革命進行事宜。猶憶一星期六晚之某晚，先生聚集同人，書立盟約。乃先述革命之進行，仍須有一規章以為範圍。如果同人等此時聚集一堂，滿腔熱血，氣憤填膺，當然是民族復興之一幅好現象。倘事過境遷，風流雲散，則此情景，不知從何說起，甚至遺外來之惑，有時歸不便，亦且不能提及，則此次之聚會，將

來無所連繫，仍屬毫無意義，直等於零。所以明明亡國時，愛國志士，連文字獄，都言論禍，比比皆是。如陳白沙黃梨洲諸公，對於民族復興，皆心有餘而力不足，故力不足，創立黨會，以反清復明，託言於下層社會，藏其法寶，（即主義）以爲後來成事基礎也。如此主義有所寄託，作事乃有章法，否則名亡而實亦隨之。先生於是提出誓立盟約，俾同人有所遵守，當時同人多面面相覷。並謂吾人革命乃本一己之天良與熱血，隨思想知識以俱來，何須書此盟約？况言不由衷，實無益也！又何以盟約？先生又歷述各國政黨之入黨願書，乃爲不可少之手續，况有此可減少反覆之行爲，以免無所顧忌，無所制裁。實至此，同人皆無異議。先生乃將盟約方式寫出，同人等即次第書約宣誓，惟畢某託詞推諉，不敢加盟，立不洩會中消息字據而退。茲照錄盟約方式於后：

息字據而退。茲照錄盟約方式於后：

革命同盟宣誓人○○○，當天盟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人神共殛，此誓。

宣誓人 文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八十四年 月

日某某立

余等自是晚同盟成立後，各同學皆興高采烈，僉以革命前途，大有希望。即先生亦歡愉非常，認現時留學知識份子，咸有此熱誠，爲民族革命，樹此遠大基礎。相信革命事業，當可早日成功。是晚同人盡歡而散，余即以個中消息，通知留法之唐彖，留比之楊蔭蕙，使彼等繼續擴大其宣傳與組織。

（四）講述革命事蹟

先生在夜晚聚談時，余等趁機懇其將



廣州及安南起義之事蹟，一爲講述，以爲同人等後日作事之圭臬，亦以明前人對國家創造之艱難。先生云：爾時事屬草創，困難萬分。蓋漢族亡國，已二百餘年，人民受滿清之壓迫，不知有漢，視革命如仇讎，故前此舉義之經過了無足述。不過革命之難，實難於更始。廣州舉義，係運籌巡防營兵變，及劫督署軍械庫，奈事機洩露，清吏命四門緊閉，嚴密緝拿。余爾時以醫師爲革命護身符，廣州府知府聞家病患，皆懇予爲診治，故當該夜緊急之時，予即乘坐知府大轎，前呼後擁以出城門，而城守不知也，因此獲免危險。至於在河內起事，則惟恃李少白同志，主持其事，予與其他同志在南洋負籌餉購械之責。時國內既不能自由動作，只有以國外河內地

集於一身，倍極辛勞，工作晝夜伏夜出，雖不能云大有成就，然而在當時喚醒同胞，由邊境而風靡內地，其功亦甚顯著。

(五)同盟破壞

柏林同盟既成，先生即遊赴巴黎，與法政府有所交涉。余亦趁此作北歐瑞典挪威之遊，行至挪京以北，桐梭生地方，Tromsø 係爾時挪威北行火車之終點，該處峯高氣爽，湖山錯落，風景宜人，以地偏經緯北度，冬則晝短夜長，日間只二小時爲白晝，入夏則城開不夜，晚間十一時余猶倚窗作書。余即在該地小住，並以行蹤報告柏林朱和中錢會東。一日忽接候朱來電云：「同盟破壞，速返。」余即星夜返德，詢及同盟破壞之經過，乃知爲王姓二人，由德至法，會同留法數人之所爲。以二人請先生入館晚餐，餘則入先生寢室，割破先生之革囊，將同人等

新立盟約，及法政府致安南總督之介紹函，一併竊去，報告駐法欽使寶琦。孫曾時斥責二王反覆無常，且賣友亦不職。孫一面報告清廷，謂孫某有舉動，宜嚴密防範。一面通知駐德欽使廕昌，廕得此消息，以關係重大，即擬將革命學生押解回國。同人等皆恨二王之奸，而二王因亦不敢返柏林。余返德後，仍繼續籌備開會，密商應付之策，同人中所主張之辦法，約有數派：（一）主張不顧一切，鎗斃二王，仍進行革命事宜。（二）主張革命未成而先蒙其禍，不如偃息旗鼓解散了事。（三）主張力為設法，暫將此事了結，以掩清史耳目，再圖集合同志，恢復同盟。但公使館案如何了結，二王如何對付，乃為緊要問題。當時公推周澤春，往見廕昌，謀商解決辦法。余對此舉，當然義不容辭。但廕使既有押解余等回國之議，余亦不

能不有應付危急之預籌。乃要求國人，多推一人以為余助，遂又加推薛頌廣廣東人，且事母至孝，母有所命決不敢違。余等乃先見廕母，分析同人等改革政治之必要與苦衷，使尤轉圜廕昌之意見，然後余等始與廕使見面。余等前此偶值星期往德館吃中餐，（爾時柏林尚無華僑中餐館，學生欲吃中餐，只能於星期日由使館廚役代烹，每客合一馬克。）廕使接談時，廕亦倡言政治之腐敗，應力加改革。故余此次發言，亦以改革政治為辭，毫無隱諱。蓋余等密謀廕已盡悉，亦不能有此隱諱，反不若侃侃而談之為愈也。但當時廕昌力斥，余等不應見孫文，余即力為辯駁，謂孫先生以大政治家來歐，余等有招待之義務，蓋貴商政治改革，亦學生身內應有之行爲。廕使云：「此事一經擴大，將來

如何收拾？」余即以收拾此舉殘局爲己任，應即限期旬日，着余了結此事，余乃承允負責辦理。一面致電二三，促其返滬，余以爲家性命保其安全，並返讓各人盟約，使焚燬以滅跡。一面報告同人，暫將此舉停頓，表示此舉安靜求學。俾應便有詞可指，報明清廷，將盜案了結。復商之法比同學，籌費送先生東歸，余等仍另爲進行此後同盟之組織。

#### (六) 再組同盟

是年七月伏假之期，余與朱和中錢會東乘比國里也司(Lies)開美圖博覽會之便，聯袂赴里也司，以觀光博覽會爲藉口，其實已密邀法比同學，胡兼柯賀之才曹藩昌魏宸組王鴻猷等相晤於里也司。經多次商談，俾作再造同盟之舉。此次會商結果，組織較前更加嚴密，計分表裏兩部份之結合。凡入會者，先入表面一團體，俟經

過相當時期，信其志向堅定，再介紹入內都另一團體，方可與聞本會內容。如是則本會不至爲意志薄弱者所破壞，既經前次之波折，故此次再行成立同盟，莫定歐洲之穩固基礎。先生東歸之際，因漢奸出於留德學生，故法比之組織，並未完全斷絕。先生以與政府交涉事件，未完，尙稍滯留時日，時李石曾王鴻猷張靜江亦繼而加盟，張本係家以爲革命，李則業已畢業仍爲革命而留法，故歐洲同盟會之重心已趨於法國。先生離歐隨轉英，而吳敬恆曹亞伯石瑛（由法轉英留學）亦次第加盟，先生前次因同盟破壞而神氣沮喪者，至是則躊躇滿志矣。及東渡日本，遂成立總機關於橫濱，並通知余等以中山爲通借之名，藉掩他人耳目。藉此而新嘉坡南洋各地亦逐漸擴充同盟之組織焉。

## 附誌

民國二十六年秋，敵機肆虐南京時，余與德大使陶德曼作漫興之談。陶於柏林大學為同學，故暢談曩及往事。陶云：「周博士曷嘗當日孫總理在德創同盟，筆之於篇，亦中樞有關之記事也」。余乃就憶力所及，約略述之，並附錄告德國友人書一篇，將日寇在華殘暴行爲，盡行暴露。

由德館參事飛爾寄往德國發表，但原文在國內均未公佈。猶憶民十九年三月，立法院建國月刊內，於歐洲同盟會有所記載，然似略於德國之事蹟。但同盟破壞及全案了結，皆在德國，茲特略為補充。惜總理當日立言之誠懇精闢，余筆未能形容於萬一，而所記事蹟則全屬實情。只以事隔數十年，掛漏仍此不覓，閱者諒之！

美國有一小城舉行選舉，候選人爭相演說，以獲取選票。有一候選人演說時，見一黑人傾耳靜聽，心甚喜悅。演說畢，即趨前請黑人向其投票。

黑人說：「先生，我祇能夠把你名字放在第二名」。

「那末，你放誰的名字在第一名？」候選人問。

「先生，隨便那一個都可以」。黑人回答。

## 想當年在德國

(十六)

樓 楷

某日袁君忽然對羅斯表示，要離開明興往柏林讀書，此在德國學生中原不算什麼一回事，輪流在這個學校肄一年，在那一個學校讀半載，業已蔚然成風，羅斯知之甚稔，是以不惟不便反對，而且仍然強作笑容的鼓勵一番。袁君本來是試探的意思，去與不去未作最後的決定，觀顏察色羅斯的態度既然如此，深覺勢成騎虎，不得不攝攝就道，作北上之計。臨別的那一天，羅斯的母親請他吃晚飯。四圍的空氣似乎特別的嚴肅，袁君帶了滿肚子的心事，不知從那裏說起。

吃了半天以後，羅斯的母親帶笑的說：「袁先生爲什麼今天不說話？是不是你的心業已到柏林去了？」袁君聽了正冷笑一聲，未作答覆之時，羅斯便插口說：

「母親不必開玩笑，我曉得寶奇（袁君的名）這時心裏難過，我也是同樣的痛苦，然而這是暫時的，希望你趕快回來……。」一路說時，聲音已是硬了。至此袁君愈加觸景生情，幾乎掉下淚來，惟心中倒覺舒適，因爲以前的疑雲盡釋，羅斯的愛情確已證明不成問題了，於是精神爲之一振，便打開了話箱，慷慨從容的道：「學問這般東西，不是一蹴即成，應當集思廣益，多見多聞，柏林爲德國首府，文物匯萃之區，我雖去過一次，而僅爲短期的勾留，未作長期深刻的研究，所以此次預備去一年……。」說到「一年」時，眼睛釘住了羅斯，看她的反響怎樣。果然羅斯回答說：「以學校而論，明興不弱於柏林，因爲明興乃文化區，而柏林乃政治中

心，你學的是實科，固不必在柏林停留太久，我想半年已經夠了！」袁君聽了點首稱善，至為滿意。

袁君既至柏林，忽忽如有所失，心猿意馬，聽講力殊不集中，晚上回家即作情書，聯篇累牘的寫個不休，羅斯的信札也是如雪片飛來，卿卿我我，夢寐為勞，時間愈久，反比在明興時情緒還要緊張，正待設法混了還一個假期，再返明興時，某天忽然接到一個從廣州來的電報謂：「父病重，速返家」，讀了之後，如有晴天霹靂，弄得一時神經錯亂，殆清醒以後，始知非決定返國不可，否則担不起「大逆不道」的罪名。回國原無所謂，不過放不下的就是羅斯，當夜輾轉反側，胡思亂想的不能成寐。清晨早發後即辦回國手續，並寫信與羅斯，謂於歸途中來明興停留一日。

袁君至明興下車後，即直奔羅斯的家

裏，兩三月的短期內羅斯的生活已在變遷。羅斯因為學有專長，本不安於女傭的工作，所以母女二人商量以後，乃將所有儲蓄在萬國學生會的對面租了二所房間，自己住一間，其餘一間出租，由羅斯負責管理備置。她的母親雖仍在學生會服務，自己的工作却已辭去了。羅斯的境況既已轉佳，而時間的分配與行動的表現均較從前自由充分，所以二人見面之下，悲喜交集，由內心中發出來的熱情，使人感到一時的暫別，在愛的過程中自有其無上的價值。

不過當袁君提到返國時，羅斯頓覺愁眉不展，落落寡歡；而袁君也是吞吞吐吐，神情慘淡，找不到適當辭句去解釋自己，去安慰情人，似乎又造成了「相見爭如不見，有情却是無情」的苦狀。末後袁君建議往附近的「英國公園」散步，舊地重遊，雖不免倍增感慨，而因中國塔與路德

威爾亭中的一棹一椅，在在使其回憶已往雙雙倩影的寒蹤去跡，羅曼風味平地加濃。當說到某月某日在紐約會時所談的話，兩人更發生了一些「補充」與「修改」的爭執。這些「爭執」，不惟無害感情，亦且打破了沈悶的空氣，促成談笑風生的和諧環境，於是由羅斯的音樂天才說起，一直說到如何組織家庭，誠有天南地北上下古今無所不包之概。

「關於音樂」，袁君很高興的說：「羅斯你可惜長在德國，懷才不遇，毫無用武之地，不過你如果到中國時，則長才易展，必定到處爭售，因為中國的西樂程度差，與外國學音樂的固少，即有一二都是學點貓鬚皮毛，或練練嗓子的唱唱而已。一個音樂隊如何組成，以及如何訓練，簡直無人注意，你樣樣都行，恐怕沒有機會……發好相展的機會恐怕太多了。」

「說得真高采烈的望了羅斯笑。羅斯傾軋之下，自然喜歡聽不亦樂乎，不禁脫口而出的問道：「那麼我同你一路到中國去好麼？」袁君答道：「好的，當真嗎？……不過你想想我還要再回德國吃書，替我的學業成就，兩人結婚後同去較妥，何如？」

以後談些別的事體，又旁及社會生活與家庭的組織。袁君說：「中國人對於外國人不僅沒有歧視的態度，而且格外的客氣。中國人自己宴會，主人和客人，有時雙方對於地位的高低頗費斟酌。地位低的人請地位高的時，後者不高興時可以不理；送帖時寫了一個「代知」，你不曉得他到底來不來，三鐘四催，弄得晚上六點鐘的飯，如果九時以前能夠吃得成功，才算萬幸了。而對於外國人請客則不然，地位的高低既不會，而請帖的禮儀……」

驚人，所以有些外國人亂說「華人排外」，不知究何所對？」羅斯聽得津津有味，問道：「聽說中國一家幾十個人住在一起，那麼怎樣可以過的？……」袁君急急插嘴的說：「不錯，中國原來是大家庭制度，現在的情形業已漸漸變化的成爲小家庭。即就大家庭而言，並不算壞。記得清末有一個留學生姓梁，在美國娶了一個美國女子，來到中國與大家庭同居了三年，後來因梁君職務的關係再回到美國後，著了一本書叫做「我的中國婚姻」，述說其家庭的樂况，對於大家庭制度恭維得無微不至，這位太太的子女現在都是很大了，然而她不幸於三年以前在密歇根去世，中國學生送葬的還很多呢……」

「維持一個小家庭每月大約應需多少？」羅斯很關心的問：「說來你不敢相信」，袁君不假思索的答：「中國的生活其便宜，我們這樣

的人，每月兩三百塊錢薪水當然不成問題，這種數目在德國也不算低，惟則每天用不着一塊錢，魚肉鷄鴨你隨便吃。你看關心不開心？須知一塊錢祇合馬克五十分尼，五十分尼在德國祇買到五個雞蛋，而在中國可以買到一百個。祇從這一點，你就曉得差異的所在了。」

兩人是這樣的談，不覺夕陽西下已紅黃昏。乃於附近的飯館就餐。酒酣耳熱之餘，尙乘興賞月。四處寂然無聲。彼此可以聽到兩人緊促呼吸，與心臟的悸動。羅斯乃喟嘆曰：「今晚爲我們最後的一晚，你回國後觀此皓月，不知猶憶及海外的相思人否？」袁君聽了黯然悲傷，徐徐的答道：「你曉得我不得不返國的苦衷，惟無論如何，三四個月以後定當回德，等於在柏林多留一個學期，我們又何必如此的特別傷心……只要我倆是真正的愛。這種



小波折不惟於我們無害，反而有益。一晚兩人回家，羅斯將頭髮剪了一束，囑咐他隨身帶在錢袋之內，以資紀念。誠可謂雙雙願作比翼鳥。對對齊齊連理枝，海誓山盟，有如金石。

袁君由意大利乘船返國至廣州，抵家時，其父已死一星期，家人正忙於料理喪事，一月以後喪事告一段落，而弟兄的產業分析又成問題，拖連下去又是幾月，袁君弟兄等都是經商，算盤打得異常的精，自父歿後均願獨立門戶各自為政，是以袁君所得的一份，沒有人負責，袁君對於經商原無經驗，然而處此環境之下，祇得暫時接替。徐德物色其他幹員替代，這樣一來光陰荏苒的又是一年。

這一年餘的時間內，雙方通信始而周審，繼而冷淡。終期失去連絡，大約回國十年以後的某天，袁君收到羅斯一封信，其中有幾句話覺得奇怪，他說：「你離開我這樣久，我的精神雖天天隨看你，然而

身外的環境中，却找不着你，這種苦狀是否可以繼續下去，我所求上帝使我有勇氣能多於克服空間與時間的阻力……。」袁君讀了馬上拍一電報予同學盛君，問羅斯的生活有無變化。盛君的詳細報告，一月後始收到。略謂羅斯家中近來將房子租給一個土耳其人，兩人出入必偕，以前尙避免與中國人見面，今則情感愈篤，行動毫無顧忌，聞擬不日結婚等語，袁君讀畢，不禁汗流夾背，疑信參半，乃去函質問，數月後仍如石沉大海，杳無回信。於是乃準備再啟赴德，將家事稍料理後即由上海動身，抵德與，光至羅斯家，則見屋已易主，宅宇依舊，人事已非，徘徊低首者久之。至同學會，遇舊同學盛君，始知羅斯已結婚四月，母女均已同往土耳其，當晚寄宿萬國學生會，寒懶心灰，百感交集。嘆人生之寡味，嗟好夢之難圓，室中佳麗今何在，窗外濃蔭空自幽！

## 櫻花散記

(四)

醉語東風人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後的第三天，離開了東京，那時一般日本人民都相信戰爭已由外國縮到本土了，談起來每個人都很悲哀。在太平洋戰事未起之前，他們大部生活尚可維持，唯一使他們悲痛的，就是家中壯丁大都徵集去了，且去後不久又往往回報以戰死的消息，年青的少婦變成了寡婦，幼年的子女頓覺孤苦零丁。他們的悲哀每個人都有，每個人都默默的藏在心中，不敢向政府控訴，向軍閥控訴，向製造戰爭的浪人控訴，向全世界愛好的和平的民族呼喚。他們在國內被軍閥財閥壓迫着生活。

也都得不到，衣服和用品受到了限制，擴大了徵兵的範圍，強迫服役勞動，生活更個陷入了困苦的境界。但在這時，戰火又臨到日本，軍閥們又把炸彈、火藥、向他們自己的人民身上放擲了。從此他們將有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的人民爲了他們軍閥的狂怒直接死在戰火中。無數的財產化爲灰燼，而所得的結果是什麼？他們本身總應該曉得了。

回到京都的那天晚上，在一位朋友的家裏，又談起這件事來，他的太太是日本很好的家庭裏的小姐。最後她說一句很驚人感動的話：「世上最可悲的民族，是被人侵略的民族；世上最可惡的民族，是侵略別人未成而自己反落得破滅了的民族。」日本軍閥是製造這民族屠運的罪人。

做過這位同事的太太，也有二處可歌

呵泣的敘述。

她同中國第一次發生關係，是由於中國古典文學，第二次那就算是她的丈夫了。她常說她的愛第一次給了中國古籍，第二次是給了中國人，後來同我這位同學張君認識之後，就變得火熱，這時她的家庭非常反對，警告她幾次，不准同張君來往。後來因為她不耐索性把她軟禁起來了。張君聽到了這個消息，非常失望，於是招集朋友，開了一次家事會議，大家最後決定必須援救這位民主思想而又愛中國的女鬥士。第一次取的步驟是直接同其家長談判，張君同一個自稱辯護士的學法律的老先生去了，經過兩小時的舌戰，弄僵了局。外交失敗之餘，又有人主張武力，但是又恐怕被警察捉去，反弄糟了，大家會談幾次，終無辦法，張君每天憂鬱得不想飲食。後來大家想了一條妙計，去設法買通一

紅娘」，互通消息，另謀高策。這次外交是有點秘密性，於是特派善於周旋女人的李君，第一天徘徊在牆外，終未遇到紅娘，第二天遇到了紅娘，但同行的是那個可怕的老爺子，未便開始接談。第三天李君一看見那個紅娘出來，便跑上去寒暄，三言兩語，非請去吃茶不可，這位紅娘驚得不知所措，忐忑忐忑吃完了茶。這一次李君什麼也沒有談，說這是前哨佈陣，第二天又遇到了照舊吃茶，這位紅娘終於說了：「中國人真好，怪不得主人的小姐愛上了中國人。」

「那位小姐還好嗎？」李君開始進攻了。

「現在主人要她同別人結婚，她答應，每天總是哭。」

李君得到了這個消息之後，飛報之下，張君寫了一封很長的情書託紅娘代轉。

過了兩天，紅姨偷偷把信送來，說是假允同別人結婚，得自由後再請辦。

一直過了兩個星期，有一天晚間，這位小姐跑到張君的高新住下了。第二天寫了一封信，告訴她的母親：說已委身於人，再不允許的話，只有一死了。後來據紅娘的情報說女主人接到了那封信同主人發生了衝突。男主人堅持到法院起訴，女主人愛女心切堅不允許，爭執半天，男主人讓了步，說從此以後不準女兒再登娘家的門。女主人急於想看女兒，但無地址可尋，信上又無地址，急得終夜啼哭。後來紅娘把一切事情說與了。母女和新婿相見之時，悲喜交加，張君大歡鼓舞，招待極厚，把老妻養得眉開眼笑。對那位辦護士同學說：「怪不在這孩子裏，總辦護先生，你看他心和平，天澤亮。」

張君遷了新居，到箱根，熱海旅行一個月，蜜月生活算是過去了。後來父親想看看女兒，親自來接回娘家住了些日子。

最後這次看他們，已經有兩個孩子了，爲了學位，他仍埋頭研究輸尿管結構，與死屍爲伍，一談起祖國，他恨不能立刻飛回前方救治傷兵。後來聽說他得下學位，終於丟掉了愛妻嬌子，回到自由中國來了。

我們旅行團一行，在京都住了兩天，又轉道去大阪，這工業都市現在已無戰雲，極其繁華了。我還記得那天夜裏在寶塚劇場看的大利名劇中木偶奇遇記。現在總想那劇中的建築，恐怕都變成瓦礫堆了。那類假斯死靈遊蕩着，炸彈在轟炸，

## 「九一八」前日本陰謀之大暴露

老 徐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爲「田中奏議」中最高驚人語。於此可見自「二十一條」之提出起，一直至「珍珠港事件」之發生，無一幕話劇不是「田中奏議」之大演出。國際間對於遠東愈加注意，日本之侵略中國愈甚，中國之政治愈趨步瀕，日本之大陸政策亦更推進。至日本侵略滿蒙，爲推行新大陸政策之張本，則早已在「明治遺訓」中見之，故在清代末年，對於東省交涉節節進迫，攫奪鐵路礦產之全權。民國以來，更竭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乘我國軍閥竊據，黨派紛爭之機會，要挾威嚇，坐收「漁翁得利」之效。至民國十六年我國國民革命成功，日本帝國主義者大起恐慌，蓋我國一旦全國統一，政治

修明，日本之大陸政策時大受打擊，更不能實現其征服世界之迷夢。此時日本當局已知僅恃政治侵略之手段，不足以成功，乃揭破面皮，實施軍事侵略，於是乃有「九一八」之變。雖然，在「九一八」以前，其陰謀早已暴露，且已屢屢欲試，種種陰險奸詐，慘酷屠殺之事實，昭昭在人耳目，其仇恨雖萬世亦莫能解。茲將自北伐成功後至「九一八」事件間，日本侵華國之數大罪案，臚述於後，此亦日本侵華史實重要之一頁，而亦可謂爲此次大戰之序幕也。

(一)五三慘案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進入山東，日本屢我北伐成功，南北統一，彼將無所施其侵略之技，乃突然出兵濟南，以阻我軍。至十七年五月一日

革命軍再度北伐，克復濟南後，即要求日本撤去防禦工事。日領允可，工事雖於次日撤去，然自由擴大其警戒範圍。三日午前，適有我兵一名由日本警戒線旁經過，日軍即將該兵擊斃，又以機關槍掃射我軍部隊，我軍猝不及防，死傷甚衆，午後日兵竟侵入我交涉署，將我交涉員蔡公時挖目刺鼻慘不忍觀，我軍大憤，始予還擊。其後我軍爲避免事件擴大，悉將軍隊開赴前方，僅由三千人維持城內治安，然日軍對我守城軍士，仍按日以飛機大砲轟擊。五月七日，日本師團長羅田，又對我下最後通牒，提出五項要求，限十二小時答覆，否則開戰。我軍於八日晨三時，即派代表到日軍部交涉，日方認爲不滿，遂於四小時開始攻城，強佔白馬山等車站，復進攻黨家莊。我軍爲自衛計，奮勇抵抗，日軍至夜半又猛烈反攻，奪佔該站，我軍民死

傷甚衆，房屋店舖被毀者數千。次日我軍退出濟南，日軍遂入城。當慘案發生後，我外交部長黃郛即與日軍參謀河野交涉，繼又派高等參謀熊斌深夜赴日軍部商議，均無結果。四日黃外長急電日首相田中逼出嚴重抗議，並請其制止日軍行動同時英美領事出任調停，亦歸無效。六日晨我外交部派王正廷博士與日領交換意見，仍不得要領。次日下午日師團長又向我提出三項要求，限十二小時答覆，我方又派員前往交涉，仍無進展，旋我方命何成濬往濟南接洽，乃日方態度更硬，絕無轉圜希望。我國一面電知美國，請其主持公道，一面致電國務院請其依法制裁，又向日本提出二次抗議，然日本仍置之不理，反向我下第三次出兵聲明書，我方當嚴辭駁復。不久日本雖於申時求和，欲與我軍事當局接洽，尙幸未中其計。七月十七日，日使著

澤忽令駐滬日領事矢田赴京與我政府談判，我外部以其非正式全權代表，當予拒絕。十月八日，日方又令矢田赴南京與我交涉中日懸案，磋商九次，全無結果。十一月七日，矢田又去濟南與我交涉，亦不歡而散。十八日矢田又至京與我亞洲司長會晤，我方提出撤兵通車等要求，矢田又以須請示政府令而退。次年一月十八日，日方始表示贊同，本可進行交涉，乃日本又推翻原案，交涉又行停頓。後日方令芳澤返華為交涉全權代表，赴京繼續談判，前後會議五次，終於三月二十四日，雙方在滬簽定濟案臨時協定，四月在京締結正式協定，本案遂告解決。

(二) 皇姑屯炸車案 濟南慘案發生後，革命仍繼續北伐，進迫北平。時張作霖尚以大元帥名義盤據北平，然經各方之勸告，亦深明大義，情願退出北平，回籍

落陽。惟日人鑒於局勢之轉變，將大不利於彼之政策，乃又不惜大施其陰謀。當張氏啓行之前，日本乘機由芳澤公使向張作霖要求解決蒙古懸案，並以保張氏經大連歸瀋陽為條件，張氏嚴詞拒絕，毅然撤兵出國，十七年六月二日夜間，張氏從大元帥府起節時，芳澤猶迫張氏承認「吉會」一長大「兩路之敷設問題，張厲色拒絕之，日本銜恨張氏之心益深，謀殺之心遂萌。六月四日上午五時三十分張作霖出關專車由北平回瀋陽。列車行過「京奉」一「南滿」兩路之交叉點，即南滿路鋼橋下，一剎那間，忽起轟然巨響，震動瀋陽全城。張氏所乘之貴賓車及飯車，均炸成粉碎，客車亦被破壞。炸後車停，車中衛隊立即下車，向空中放射百餘槍。張作霖與吳俊陞均受重傷，當被昇出救護，張由吳軍醫府第，當晚六時即逝世，吳俊陞死於

途中，隨員被炸者，屍體飛出三四丈外，農工總長莫惠，數處總長劉哲皆受傷。案發後，日本為掩飾洗刷其責任起見，即令工兵在該地修復炸毀之路線，以期消滅證據，遂中國派員共同調查，結果炸彈係由南滿鐵路上所放，證明係日人所為，乃日人不願中國調查員之阻止，將被炸毀之路線，於二十分鐘內修復，一面武斷主張炸彈係埋置於下方之京奉路方面，更強迫中國調查員簽字，中國調查員謂京奉路並無絲毫損失，南滿路鋼橋及橋柱皆炸毀，而被毀之火車亦係上部，車盤車輪尚無恙，且證炸彈由上而下，雙方爭執，均未簽字而散。六月五日，日本總督莫惠出華耳達給之說明書，全詞如左：其外務省軍用軍方總領事機關，向軍事部多方之宣傳，認為炸彈係由日軍所放，莫惠總督地給與手續之二款，與炸彈同，均加

掩飾，不值一晒。連七日駐藩日總領事莫惠有藩陽當局要求逮捕人犯，強詞奪理，語句不通，更為可笑。按在張氏出關之前，日本已出兵山東，並於五月二十六日召開所謂「東方會議」，即決定吞併東北及山東之方略。在炸車之前夜，日本工兵十數名，在南滿鐵道老道口之鋼橋下工作，禁止行人通行，守備甚嚴。種種跡象，均足以充分證明其殺人之陰謀。蓋日本計劃在炸車後，滿陽必起騷動，即可乘機佔領，故當時日本陳兵設備，如臨大敵，不時且向我軍挑釁，希圖肇事。幸非時我官方態度強硬，日軍終未得逞。

(三) 萬寶山事件 民國二十年四月十六日，吉林長春縣劣紳郝永龍，以新組長曹福和公同經理名義，向該縣第三區(即萬寶山)農民董翰林、張鴻賓、孟昭和等十二人，租得荒地五百畝(十畝為



一畝），租期十年。郝租得後，不自耕種，意以轉租與韓人李昇薰、李造和等九人耕種，亦以十年為期。但未得官方批准以前，此約當屬無效。不期該韓人等當草約初定，即在該地挖掘水，導引伊通河流，沿途佔用民地，長約二十餘里，寬四丈，並將泥土堆兩岸成壩，長亦二十餘里，寬竟達七八丈，廢我農田，不下四百餘畝。又建鐵水堰，橫阻河流，一遇水漲，則水道及沿河兩岸之四五千畝農田，皆成澤國，其危害我農民之生計，實深且鉅。當地農民，因感切膚之痛，羣起反對，呈請官方嚴加禁止。長春市政籌備處，亦電省請訓。省府以該項韓民，未經我當局許可，擅入鄉村，殊背公約。於六月一日令縣府派員協同縣公安警前往勸諭，期以和平手段令該韓民等出境，乃韓民抗不受勸，當將為首韓人申某等八名，帶至縣署訊問

，偽稱受日人命令來此種稻。三日，縣公安局長保衛隊長，率隊得同申某等運攬水溝處之馬家哨口，監視工作韓人出境，不期次日日人復續遣韓人百餘人至該地工作，並派日警官保護，此案遂成對峙之勢，日人之意，固在擴大事端，企圖藉口也。長春市政籌備處處長周玉柄，一再與日領田代交涉，雙方議定派員實地調查，於調查期中，韓民應停止工作。詎料日領仍令日警監視繼續工作，我方再提抗議，亦未得要領。後將交涉移至瀋陽，亦無進展。最時萬寶山韓民鬧濠築壩，行將完工，奉農團交涉無效，遂視田地搶奪，為生活計，不得不力圖自衛，遂公決自備填壕，另求官方交涉賠償損失。爰於七月一日，聚衆實施填壕，並於二日晨七時，復結隊前往，遂與日警發生直接衝突，日警竟開槍射擊，傷我徒手農民多人，並捕去十五大

人，大施毒刑，日人復加取噬，謂我農民暴動，大調軍警捕我農民，且搜繳民槍，同時又作種種軍事行動，如臨大敵。一面長春吉林瀋陽等地日領，仍繼續向中國官廳胡纏。日本幣原外相甚至發出訓令，聲稱「難保不再發生昭和二年之不祥事件」（即指濟南五三慘案）氣勢汹汹，大有乘發動之概。同時復向世界擴大宣傳，尤以在朝鮮各地為最烈，而屠殺華僑之慘劇即隨之發生，兩月後而有掀起世界大戰序幕之「九一八」事件。

綜觀以上各案，無一不是日人在阻礙事實，藉口啓蒙，以遂其吞併我東北之計劃，而達到其大陸政策之目的。吾人憶起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絕對不能寬縱，絕對不能妥洽。吾人應知倘無日本之阻撓，我國革命當早已成功，政濟當早已修明，又何至有千萬軍民之慘烈犧牲？更何至民國成立三十餘年，國內尚呈機阻不安之象？今日言之，實堪痛心！戰後之應何處置日本，吾人自不得不再三注意焉。

美國軍隊，在法國登陸，開闢第二戰場，於最初十一天內，共死一五，八八三人，內死者三，二八三人，傷者一二，六〇〇人，但去年美國汽車肇事，所死傷的人數，平均在每十一天內，有二四，八一人，內死者七〇二人，傷者二四，一一〇人。兩相對照，則在戰場上所傷亡的數目，比在柏油路上所傷亡的數目，大為失色。

# 涇川訪舊記（西北來鴻）

寄寒

## 一、先人遺蹟俯拾即是

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余自陝返蘭，途經涇川，稍住二日：涇川，乃先外祖父申江岐雲買公舊宦之地也，岐雲公終身遊宦於蘭，時在光緒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間，歷任大通敦煌張掖武威等縣，署理平涼府一年，知涇川直隸州最久，凡一任，歿於光緒二十七年。距今已四十三載矣。余於本年五日既奉簡命爲外交特派員，駐於蘭，緬懷先人，觸景生情，亟欲一遊其地，藉寄雅念，本年八月，遊青海，因謁武進鄒紹庭先生，鄒先生亦久宦於蘭，茲聞於涇，任縣志委員會主纂，謂余曰：隴東父老於賈公德政，至今眷念不忘，子欲訪問，予當樂爲嚮導，本年九月初旬，余因公赴蘭，適涇時即趨謁鄒先生曰：歸途必踐

前約，訪涇之舉，蓋是始乃實現。

是日晨九時，車抵涇川，征塵甫卸，杜站長卽命役攜筐引余至理門公所縣志委員會，會址卽晤紹庭先生，謂候閣下久矣。乃偕訪當地各機關首長，繼赴南關，訪耆紳蕭翰丞先生，蕭先生年七十三，雙目幾將失明，乃先外祖父岐雲公之門生也。聞于至，肅無起敬，迎於堂前，述岐雲公遺事，如數家珍。下午四時紹庭先生邀胡縣長哲卿，魏參議長仲榮趙書記長冠英，共餐於其寓，座中尙有李俊生老先生，住隴廟街，現徵收局址，岐雲公知涇川時卽寄居於斯宅，庚子拳匪亂，慈禱與德宗出巡西安，聞其賢，兩次引見，歸途獲疾，卽歿於此，是以俊生者先生於岐雲公之痛平，亦耳熟能詳也。

餐後，胡縣長輩引余往遊瑤池，相傳為西王母宴周穆王處。歧雲公會為涇川題八景詩刊碑，至今猶存。泗豐渠管理處，「瑤池夜月」列為第一景，歧雲公會為捐廉補植桃梨，修葺池岸，額其殿曰：「咫尺瑤臺」，並綴以聯云：「容我酌康泉，何暇談周代震觴，漢宮露掌，引人登域，須多補安期火棗，曼倩冰桃」。今區額對聯無一存者，惟瑤台則已重修，正徘徊歎息間，忽遇一老者與胡縣長相識，李其姓，恆山其名，縣長詢其識賈公否？恆山老

先生曰：「賈公祖乎？昔先嚴文芳公戰太平有功，在滬任哨官，以返鄉心切。乃隨公祖來隴，隨從多年，焉能不識」乃與予等散坐於瑤臺之前，泉對茗，續談數變及遺事，滔滔不倦，直至夕陽西散，始相偕返城，赴李俊生老先生寓，訪歧雲公故宅云。

修編資料示余，略一翻閱，則鄉土志一名官博「赫然有歧雲公之名，記其事云：

一賈勛，字歧雲，江蘇上海，舉人，歷任大連張掖等縣，光緒十六年三月升任涇川，十九年秋，粟價昂貴，乞丐無從覓食，委頓街坊，公設廠煮粥食之，時四川飢民最多，間有行竊事，公慮之，各資以車輛口食，遞解回籍，境內安謐，飢民亦得所歸去」。

其他資料亦有記其事者，內容略同，惟多。

「捐修四山碑亭，著有八景詩刻石」等語，述歧雲公政績，掛一漏萬，語焉不詳。紹庭先生已而懇幹丞老先生，詳為補充，以資表揚。（記者於返蘭後訪真少堂先生，會列歧雲公之門牆，亦允促成其事。）

丞老敬佩歧雲公，至於五隴投地，像

生恆山二老亦眷念甚殷，諸老述岐雲公遺事至詳，其中拔電桿一案，尤極生動。岐雲公知涇州時，西北始有電報創設，時值大旱，愚民以為電桿電線所致，相約拔電桿，除電綫，聚而焚之，蔓延甚廣，自長武以迄白水，電柱悉拔，涇川為害最烈，於是朝廷派陝甘兩省大員前來查辦，岐雲公以愚民可憫，恐牽連過衆，不忍生靈之塗炭，乃密囑客店王萬清謂：「爾已垂老口供時幸勿抵賴，如有不測，爾之身後余當妥為照料。」於是王某慨然允之，當時侃侃而供，事變經過所謂一切悉其主犯，乃判決斬之。岐雲公特為其立祠紀念，至今客店王公祠屹然猶存（在涇川長武之間）。其時涇州高姓亦幾遭不測，岐雲公乃不顧一切，捐廉五百兩，贈劄予手，始獲拯。高某開命於教場之上，涇州百姓咸大感動，醴賢獻匾額，額曰「萬家生佛」於是「

買大老爺」「買青天」之名傳遍於關東矣。

二、遺愛於民演為神話

翌晨七時，胡縣長宴於春興樓，幹丞紹庭諸老均在座，張慎之先生攜其父所遺丹青尺頁一本，供衆各觀覽，上有岐雲公親筆題跋。慎之先生之父子鑫公，生前為岐雲公幕賓甚久，亦已物故達四十餘年矣。岐雲公墨蹟遺留極少，余特囑攝影師為之留影，以作紀念。岐雲公之詩文至今關東父老尚有傳誦者，而丞老都能一一背誦之，其涇州八景詩中「泖干絕渡」一首，有「新月橫駝背，斜陽落馬鞍」句，丞老背誦之餘尤激賞不止，歎為勝唐人詩一籌。丞老述岐雲公之性格，謂嚴肅慈祥之中，兼有瀟灑之氣，州署丞費吏江順娶一楊姓女，岐雲公信拈成一喜聯云：

「江湖看月月正亮，楊柳愛春春自來」

以江楊二姓均綴入聯句，一時傳為佳話云。

宴前胡縣後曾引余輩同遊縣政府，丞老扶杖而行，趙書記長隨侍在旁，丞老雖雙目失明，索摸而進，狀至熟悉，何處為買公祖之齋房，何處為其花廳，何處為其遊息之地，何處為其問案之堂，手拈口道，歷歷如數家珍，而於當時州署所懸聯語，亦能一一背誦，誠錄文後：

東花廳上懸有先外公祖父所贈庭聯語為二聯其一曰：

克治一私惟在無欲  
酬酢萬變先存勿欺

其二曰：

濟人不外濟理法  
律已當先濟慎勤

而於大門前所懸板聯係歧雲公親撰者丞老背誦之餘，尤為激賞，其聯曰：

玉瑟金城兩省衝當其首，  
鏡山瑤水千秋照見此心。

然而今之縣政府，屋宇依舊，凡此對聯及其匾額，均蕩然無存，而代之以各種抗戰標語矣。

宴罷余信步出城，父老堅欲陪送至北城門口，忽見一白髮老嫗匆匆過城，俊老之子經生（現任涇川縣政府民政科科長）指余曰：此即賈公所撰江楊喜聯中之江楊氏也。經生並告江楊氏曰：此乃賈公之外孫，老嫗聞之，亟趨前向余叩首為禮，涕泣而道，謂：「莫怪日作夢見公祖告予曰：『上海淪於敵手，予重返涇州，保佑汝百姓。』云。余父老亦多聞而驚訝，嘆息曰：上年扶乩，賈公兩次臨壇，謂已封為涇州城隍，其事雖荒誕不經，或因歧雲公生前政績卓著，遺愛於民，至今不忘，致使父老心理上累積之靈感，演變而為神話乎。」

繼經生陪余渡泃水，聖水泉寺，距城約五華里，現已改為省立中學，內有池塘，滿植荷花，即涇州八景中之第七景相傳周共王曾遊於此，故名「共池涵碧」，塘中有亭，已漸頹廢，則為岐雲公當年捐廉所修者，有橫額曰「澄碧亭」，有板聯曰：「荷花世界，楊柳樓臺」，悉岐雲公所題，今屹然猶存，凝觀久之，不忍卒離。

三、敘舊話別不勝依戀

余至車站候車未果，乃仍回城中返抵紹庭先生寓「寄廬」，慎之已送來甫經檢出之岐雲公遺蹟二事，贈余留念及片紙隻字彌覺可貴，乃借紹老同訪慎之於其寓，面致謝忱。當晚宿於寄廬，與紹老同坑而臥，翌晨相偕往訪恆山老先生於其寓，恆老劫後餘生，信仰基督教至為虔誠，謂余曰：「余之一生事業悉由賈公鼓勵而抵於成，賈公署平涼府時，促余赴滬學習電報技

術，特贈余水晶硯壺一事，至今保存。」乃啓櫃示之，相與歎息。有完顧者，乃岐雲公生前家僕，公故後曾陪送靈柩至申江者，至是亦來敘舊，備問先慈如何，芸蕪諸舅父如何，致意甚殷，時已鐘鳴九下，紹庭老先生乃陪余出城，登車，來車站送行者踵相接，各機關首長不計外，有恆山俊生諸老，恆老之子經生，耆紳蕭丞老特遣其次子來送，有梁琢吾者，現任稅收員，其母即已故月三表兄之乳娘，亦趕來送別，矧關人皆素昧平生，而依依送別，余亦從未蒞臨斯土，而戀戀不捨，似離故鄉佇立車中，疑神久之，固不覺車輪之轉動。嗚呼，先人之遺愛於民也深矣，爰為之記，時在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記於蘭州顏家溝外交部特派員公署署次。

附錄一

今涇川縣在前清為涇州直隸州，管轄

臺鎮原崇信三縣，地當孔道，衝繁疲難，官斯土者每數月輒一易，惟上海名孝廉賈公岐雲三任涇州，民至今懷其德，而風流儒雅，則又余之師也，先是光緒初，先嚴壽堂公教諭西寧，時公官大通縣，地相近，氣味相投，時簡往還無虛日，後十餘年，公由張掖縣升補涇州，先嚴亦改官寧靈廳，寧靈廳者，今寧夏省之金積縣也。歲壬辰，余與先兄子安由甯夏回鎮原原籍，應童子試，受公知遇，忝列門牆。公嘗謂人曰，此吾故人子也，所以期望之甚殷，其訓誨亦甚勤也。而科名踳躅，世局變遷，以至於今日，寧青另設行省。涇州改縣始今名，鎮原為特別區域，申江亦為敵所陷，塞北江南，天各一方，每念師門，無從問訊，查自見公之後已五十有二年矣，甲申夏五，在蘭州西訓團談話會遇公外孫凌君寄寒，始得詢公身後事，而始知大略焉。

寄寒因公赴陝，道經涇川，搜獲公絕句二首，便條二紙，及光緒二十一年石湖山題壁詩裝潢好手卷，以余為公老門生，屬題，捧讀之餘，恍如五十年前程門立雪時也。寄寒亦有有心人哉！至甘肅政績致涇州八景詩已採入武進鄒紹庭，涇川蕭幹臣兩先生所編涇川新志，茲不贅。

受業墓壽祺謹題時年七十有一

金城史筱文敬書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上浣

附錄二

清光緒中鄉先輩賈公岐雲，以名孝廉歷任甘肅各州縣，所遺有聲，報最遷升平涼知府，其三牧涇州，俱有政績，於光緒壬辰大旱，毀電桿案，保全尤多，涇人士德之，為立碑志垂，以彰遺愛，予流寓於涇，時聞邦人談遺事，往往及公，追念弗衰，且聞其門下士蕭幹丞述公為翰苑才，



尤長於詩云。其外孫凌君寄寒，因公遺墨，公畢過涇，特傳驂訪遺老，覓公赴陝，張慎之君即出所存公親筆跋詠，寄寒乃攝影囑題，永留紀念，慎之又檢出公便條二紙，寄寒並囑題跋。予深慕公之德政及文章，敢以不文辭，爰綴句影片，並書見聞

本社新書：

歐美風光（定於四月初一出版）

今日之台灣

美國政治經濟

所及，以誌鴻雪。但書影字劣，甚有失雅觀，因老眼昏花，不作蠅頭字久矣，閱者諒之。

民國三三年仲秋

武十進後學鄒光魯謹跋並書於寄廬

本刊讀者 八折優待

# 建業銀行

匯兌 經營 存款

利息優厚	手續敏捷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交款迅速	匯兌便利
保障安全	存取方便		服務週到	匯費低廉

電話號碼一五四九四  
 電報掛號二二八  
 行址：民族路一一七號

## 新生法國的前途

郝其孟原著  
佳水摘譯

法國今年冬季冷餓交加，官吏們在寒冷的辦公室內研究法國在歐洲以及在世界的中途時，不得不毀了室內的傢俱引火取暖。

法帝國幅員與財富僅次於大不列顛戴高樂將軍，在與英美聯盟之下，似可能使法國保存下自由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和多少帶自由的經濟企業，他的美國、英國、梵蒂岡以及莫斯科之行，已使他成爲歐洲最忙最成功的政治家。戴高樂的外交未落比希爾國的政治悲劇。他造成法絲有史以來最密切的聯繫，却未嚇跑了英美的商業利益。

戴高樂在海外是一個政治家，而在國內却不得不扮演著政客的角色，法國的國際地位有賴於他對國內各政治力量運用的

如何，而法國政府的力量與威望惟此種政治力量是賴。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法國各政黨的地位，包括反對黨在內，自然複雜難定，這些反對黨頗有取齊政黨之地位而代之的模樣。法國的政治思想向來錯綜紛歧，我們欲明瞭法國的現狀，有兩個重要問題是關鍵所在。第一是經濟復興的問題，第二是心理的問題，或可稱爲心理澄清的問題，兩者的關係密切不可分，然而所走的方向却正相反，爲了完成改革，必須採取激烈的行動，爲了達成秩序却又要壓抑這些行動，特別是那些合法團體以外的賞善罰惡的行動，尤在應被壓抑之列。

關於恢復經濟當體的問題，法國人頗爲現實。而且頗有希望，他們不一定要火軍準時開行，能夠開行就好，他們不一定

要國家的財政完全恢復，不放棄現行貨幣制就緒，他們還須知悉任何必要的制止通貨膨脹的步驟。他們要工廠重新開始，但無法斷定是否任命主自由處置，可是對一切國家化，他們却持懷疑的態度。

雖然戰時法國經濟瀕危，却有許多咄咄立辦的奇蹟，利潤的動機爲其主要原因。干特的乳酪運到巴黎並非有什麼運輸系統之故，實因爲黑市價格有利可圖，驢腳踏車行二百哩求售仍是值得的事。法國的政策是任商人自由行動，同時在較合理的社會主義基礎上組織一個類似集體食糧分配的制度。重要政治問題亦暫行延擱，到春季再說。

第二卷  
所以發生，是因爲法國人民在德國佔領下逆來順受，經歷過多少殘酷與困苦，親見自己的父母妻小橫遭槍決，或賣爲奴隸。

最奉公守法的人民挺身而出，過着劫掠生涯，以爲對德國統治的抗議。解放後的法國，今天仍是憤世嫉俗，沒有幻想的現實主義者。

戴高樂身居臨時政府主席的地位，一方面要滿足經濟的需要，一方面要澄清法國的精神，遂遭到潛伏的政治敵手，法國內地軍，法國自由義勇軍和全國抗敵會的領袖。但他們都願擁戴高樂爲共同的領袖；但無一對其阿爾及爾政府人具有真正的熱誠。他在倫敦和阿爾及爾時曾研究過各抗敵團體的報告，深知在全國抗敵會之中，那些團體有真正的政治力量，那些團體沒有，或有很小的政治力量。他的巴黎內閣的第一次改組，代表着這個方向，新的聯合內閣真是法國向所未見，一個保守黨員入閣作地下組織的代表，一個天主教徒掌理着外交部，一個法律教授變成勞工

部長，共產黨獲空軍部與衛生部的席位，戴高樂顯然把古老的政治格言變成「假若你不願解決他們，便使他們加入你的陣營」。

這個調解之成功頗為顯然，當戴高樂執政之初，一切不穩，原可發生若干紛擾，但却安然渡過。戰前的政黨雖然遭到漠視，但未能作任何有效的抗議。戴高樂對他們的力量之衡量，正確無誤，這一點明顯得很。

新法蘭西的前途

愛國民團，一個工人的組合，其組織主要是為了保衛工廠，抵抗德伐爾派的侵犯。在解放的期間，他們有優異的表現，巴黎今天仍能有電水的供應，他們的功績匪淺。政府下令他們的份子，在每一個工廠裏應行裁減，但未採取任何積極壓迫的措施，並請他們將武器交於正規軍，他們心雖不甘，終於從命。

抗敵各派有武力的都被政府吸收削弱，因為政府應付他們堅定而有策略。

共產黨方面雖然參加組閣，却並未認為在戴高樂的內閣之中，他的政治力量大有進展。戴高樂明知他們目前無野心奪取政權，才保留住他們閣員的地位，這在法國共和國的歷史上尚屬創見。他們參加組閣，是因為在佔領期中秘密活動，與其政治力量所致。自法國解放以後，雖又獲新的擁護，這些新的力量，却非至預定四月間舉行的第一次普選地方官吏時，毫無施展之途。在這期間許多事情可以發生，最近戴高樂至克林姆宮簽訂了法蘇二十年互助協定，他更可以告訴法國人民說，他所得自蘇聯的實較一個共產黨政府為多。法國並不想有一個軍隊，是與戰前的相比擬，能夠裝備得相當好，在佔領德國時，盡一部份值得稱頌的力量，就為顯已

是，現在的法國軍隊時常冒重大犧牲，表現些軍事上的小傑作，用意所在，就想告訴同盟國裝備這樣的軍隊，總是盟國一筆好投資。

以法國對美關係無言，德國問題是惟一將來可發生困難的因素。大體而言，法國人怕盟邦對戰敗後的德國不夠嚴厲，將來在和會的議席上，法國或可能提出若干似乎駭人聽聞的建議，然而這種建議却以現實的研究為根據。法國的科學家正忙於估計德國在歐洲「生殖勝利」的程度，而不管其軍事上政治上的失敗。一個知名的人類學家正研究一種計劃，將德國女工移入法比荷若干年，並拘留她們在國外生育的兒童。他認為德國男子的不足，不並能減低其生殖率，何況現在德國的外國工人正在幫着他們生育；而這些外國工人的祖國生殖率却在降低，真亟待設法補救。法國實不能再在德國手下受一次「生殖失敗」，目前這次是一個現實。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行

重慶	華西場	樂山	萬縣	寶雞	昆明	桂林	衡陽	吉安
成都	宜賓	自流井	五通橋	西豐	貴陽	梧州	沅陵	屯溪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款業務 歡迎各界

## 徵 稿 簡 則

- 一、本刊目的系從政治中充實生活由生活中反映政治故凡關於政治經濟各方面合乎上列目標之投稿均所歡迎
- 二、投寄之稿不拘文言白話但須編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每篇以一千至三千字為原則但有特殊價值者例外
- 三、來稿經登載後立即從優致酬每千字二百元至四百元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已在他處發表者雖經登載恕不奉酬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得以筆名披露但必須註明真姓名以便查考
- 六、來稿寄重慶神仙洞街二號本社

政治生活 第二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 政治生活社

重慶神仙洞街二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零售 每期五十元

半年 連郵平寄四百元

全年 連郵平寄七百元

(掛號另加卅六元半年)

內政部國書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九四一七號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重慶	華西壩	樂山	萬縣	寶雞	昆明	桂林	衡陽	吉安
成都	宜賓	自流井	五通橋	西豐	貴陽	梧州	沅陵	屯溪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款業務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欲知

最近世界戰事消息

政治經濟動態

國內大事記要

請閱

自由西報

本報為校方唯一英文日報

有二十二年歷史

消息靈通

記載確實

評論公正

社址重慶神仙洞街二號

即飛機碼頭上坡